農巖集

十五

祭文
哀辭

共十六

へ16
2442
15

農巖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祭文

文忠公鄭夢周影堂賜祭文
前監司趙世煥致祭文
祈雪祭文
北靑文忠公李恒福祠宇賜額祭文
光城府院君金萬基墓致祭文
光州義烈祠陽谷吳公並享祭文
祭始祖太師公墓壇文
忠州樓巖尤齋祠宇奉安祭文

內 和 號 2442 卷 18-15

長興老峯閔公(鼎重)祠宇奉安祭文
黃澗尤齋祠宇奉安祭文
祭仲甫文
祭趙亨甫(正宇)文
祭伯姑文
祭亡姊文
再祭亡姊文
祭族父僉知公(壽昌)文
亡弟初朞祭文
亡妹遷窆祭文

亡弟再朞祭文
祭西河李公(敏叙)文
祭伯舅文
祭仲父退憂先生文
祭外祖母淑人金氏文
祭庶叔進士(章應)文
祭金參奉(聲大)文
祭孫德涵文
祭洪甥有人文
祭族兄伯兼(盛達)文

祭尤齋先生文
祭黃生茳河文
祭閔彥暉文
祭季舅文
祭從子好謙文
祭閔右相 鎭長 文

農巖集卷之二十九

祭文

文忠公鄭夢周影堂賜祭文

天挺人豪粤在麗季英偉特達出倫拔萃首倡絶學深造遠詣論說橫竪黙契道奧濬發淵源芟闢榛翳鼓舞攸賴俗變雖善士藏庠序禮正喪祭絃誦洋洋詩書六藝儒教丕闡罔曰夷裔遡溯箕聖直接統系施及本朝蔚有承繼斯文盛業振古鮮儷炳然義烈在公猶細其所扶樹功亦百世遺澤在人曷可數計肆惟 列聖襃寵靡替匪直酬報亦以勸勵睠玆遺

像歷數百歲棟宇壞漏懼將黮昧剏是家廟實紡瞻禮爰命有司立屋移揭位置始尊幀軸無敎衿紳咸聳有來濟濟涑水衣帶濂翁光霽觀者凛然若親奉袂予庸注想薄致肴醴英爽未泯庶幾來畐

前監司趙世煥致祭文

世道之媮人競務外嫺飾餃厲終鮮操槩卿惟儻蕩脫略繇纘孝友敦睦惟是不懈𧸐然可狎中實伉慨臧否之暫執守之介遇其所立勇者亦廢持此以往何有屈閡剏闡甲科聲益蔚藹颺于臺閣謇謇風裁誣刺高位衆所嚬噱出試外庸郡苻屢佩其治甚良潔廉惠愛閭使于燕實攝下价玉雪自將橐無一齎値時之溷困于羣吠義形疾邪有觸靡悔擠于惡地與死爲界談笑以居瘴不爲瘵褒陞大府寔以政最越蘇親纍甘心取敗遂予解張寵渥載霈萊州奏績湖節是賚餞中白簡徃不彌載豈無善政不逞浸漑予惜其然屬意未艾錄臺騎省遂巡于內徃予遘疢鄭適南邁奔走來歸震驚心蹐履氷戴星中道告憊脩門迢迢望而未扃旅館皐復遄者異胥訃聞于朝予慟爲灑其用未究追恨曷遠載是觴豆遣官往酹匪直故嘗莫諒深悼儀靈其來歆尚有不昧

祈雪祭文

於赫明神有國所賴水旱禱祀輒徵嘉惠自予享神
實多罪戾夙夜怵惕懼及顚沛惟茲冬暖憂在嗣歲
霰雪輕無螟蠹爲害嗟我來牟將受其敗民靡孑遺
邦幾何蹙憂心孔殷圭璧靡愛一霈瑞霙非神誰丐

右社稷

眇予小子嗣守宗禋惟德之否獲罪于天災荒洊臻
國命將顚今歲失登尙冀來年曾是不弔冬候又愆
節届氷壯氣若春暄氛霧恒泄點雪猶慳蝗繁麥死
怛焉心煎於昭 列祖陟降有神蘄垂冥祐活此窮

民

右宗廟

肅肅陰靈宅于壬癸厥協盛冬以司坎水時焉靜翕
實資發遂乃茲寒沍陽干其事蒸陰泄霧氣專緩弛
雪則不降惟雨之以德愆政乖予固知咎歲饑民死
神亦何利牲酒走禱匪以自爲三白之祥庶幷神賜

右北郊

天禍我東饑饉歲臻咎則在我殃顧及民相彼流莩
予欲無身曾是不弔災害相因麥不見雪冬燠於春
哀顧靡從憂心孔殷巍然國塋所恃惟神庶降冥貺

以活斯人
右三角山
哀我東民洊罹大饑溝壑在前予莫拯之惟指二麥
以救孑遺乃玆冬月暵乾盍彌雪不下地麥將皐萎
呱呱待哺竟死何資惟嶽有神尚或憐玆亟霈玄澤
以膏以滋
右白嶽山
國於山下朝夕几案蒼蔚之隮卽潤稿暵豈無羣望
係仰最近凡有災患輒控悃款矧玆大饑國命幾斷
間歲之憂又兆冬旱麥苟失登民死曷逭三白之賜
尚賴膚寸
右木覓山
瀰瀰清漢爲國襟帶滋液滲漉厥施斯沛禮秩祀典
民歸神悳顧予不德自速咎愆一冬無雪來年盡歎
洊饑靡救大命將蹶控于明神我牲靡愛一勺之澤
萬姓是賴
右漢江
於穆玄天化育萬彙孰任厥職其大有四鼓舞動盪
蒸潤霑被異用同功以資生遂惟玆冬旱神與有愧
罔曰非我哀此民類呼噓翕集各圖其專以釀瑞雪

以答蠲禧

右風雲雷雨

蔚彼山川 經緯邦域 流深峙高 出雲施澤 功利所及
于何不育 德政之愆 神顧惜福 迺陰之月 雪不可得
民懼其菑 將胥塡壑 牲酒徧禱 告此崩迫 豈敢多求
尚救此麥

右國內山川

自乎卽昨 歲比大侵 其在今年 酷于辛壬 室如磬懸
民將尸枕 謂天悔禍 而又益甚 仲冬且晦 恒燠少凜
無雪無麥 亦孔之憯 民所庇依 非神曷諗 毋惜一雪
以賜豐稔

右城隍

於昭陽神 職司啓發 贊始大尊 崇施羣物 雖在陰閉
生意靡閼 惟此乾旱 亦神之關 麥枯將盡 民死自必
如彼赤子 乳哺是絕 神胡忍此 于寧受罰 尚歆禮祀
棐以一雪

右句芒氏

有赫明靈 其德伾台 登成甫田 百昌歲熙 乃于忝位
逢天疾威 仍歲洊饑 民靡孑遺 方冬恒燠 霰雪愆期
今失翕聚 來者可知 生養之功 神顧安施 一霈盈尺

尙及此時

右祝融氏

坤輿磅礡德盛持載順承天施功化弘大衆萬並生百育靡外胡寧降災國靡攸賴冬雪不降麥苗盡瘁哀此窮民命于何丐惟神孔仁尙冀見愛盈尺之貺祗在一霈

右后土氏

流暘西灝神實司令一氣揫斂萬寶成性胡寧不惠爲我民病極備極無一歲以餠尙靳麥熟忍飢引領視茲冬候又將無雪及今一雪庶救餘命神其哀之

無孤至請

右蓐收氏

仰惟明神實主我稼百嘉之生咸資其化神或失職民則受饑哀此冬旱殆甚春夏陰氣解弛雪不時下有苗者麥枯死于野念及民食不遑夙夜神其降澤我罪是赦

右后稷氏

於穆玄帝宅于坎位凡是冬令皆神之司爲寒爲雪孰非其事云胡失職綱紀墮弛暄燠若春靈雪不肇吁嗟之禱雖徧羣示自奮玄威匪神誰冀尙鑑在茲

爲我畀賜 右玄冥氏

明聖王后祔 大廟親祭文

於穆 聖母 寧考于配保佑沖人社稷以賴德則
坤任功則宣仁徽烈昭著慈化浹淪旻天降割率土
同悲常制旣闋載擧縟儀齊奉 大廟以祔 列聖
陟降萬年其永有慶恭薦明禋用伸懷慕僾其如在
庶垂歆顧

北靑文忠公李恒福祠宇賜額祭文 忠貞公鄭弘翼忠貞公金德諴配

惟古豪傑間世乃生勳業節義亦各殊程孰克兼之
其惟我卿爰初發跡已負儁聲 聖神在宥髦彥彙
征譬彼秋旻衆星縱橫卿在其間爛爲長庚希文之
廓稚圭之宏養以經學蔚然高明値時之艱擢秉樞
衡謨謀應機奔走殫誠功冠中興莫之與京嵓巖廊
廟赫赫丹靑肆其彌綸將還太平日入明夷天地晦
冥羣姦畏慝敢亂大經謂毋可讐邪說盈庭卿鑽以
胥人莫敢攖卿時在野發憤氣盈引義白言雷轟日
晶倫綱幾墜隻手以擎匹馬北戍不震不驚逖矣荒
俗爭覩典刑有來樞衣踵錯門屛經承講書如化蟫

黔厓直湘纍若稿獨醒鵩集庚子神返箕星啨噫未
倬淚聽猶熒關塞楓林孰招英靈矜紳一承慕及于夷
武立廟以祀可見同情廼登配列有二忠貞抗節扶
義島峙嶒嶸大冬松操烈熔金精並世同執不容異
評俎豆一室休有光榮惟是僻遠限于寺聽褒奏之
典曠不舉行有或自予亟賜嘉名尚俾來者益聳聽
聆遣官馳酹牲酒肥馨不昧者存歆此尊鋼

光城府院君金萬基致祭文

予觀古昔勳戚代有寵利易淫名德或否圭組鐘鼎
秖益爲詬卿惟卓爾塞實俱茂懿初汔終不見瑕垢
念昔文元爲儒德首卿生嶷然克稱厥後器宇閎深
風標穎秀躬踏前矱飭慎孝友輔以辭學瓊珮繇繡
弱冠決科如芥拾取自在小官已期大受允厥歷敭
人輒推右雍容講讀剴切論奏力恢清議扶正攘醜
豈無羣彥殆莫間邁試之外庸亦見能手才猷既彰
寵遇日厚文衡兵柄並舉以授鼓舞矜紳奔走介胄
聽於輿誦則無貳口有齊叔女寡躬是偶禮備周渭
門高漢竇遠予嗣位卿爲國舅居寵若驚履謙無咎
蔣惟奸壬欺我沖幼羣黨盤據邪說互誅假託邦禮
遂逐朝舊禍心未已危機滋構事亟告宗謀懵竊蝱

卿嘗衆忌分死昇發惆念王室義形靈袖爰暨同心
窓勿偵候亂萌遄節悉得關紐遂啓予衷奪其將緩
幾乎旣壞姦不得售天討肆行快若潰癰紀卿元勳
永世難朽乃玆冬孟寢薄軒宿俛仰幾時吉凶交貿
失一良佐予懷孔疚眷卿不忘倚卿益懋釋卿兵權
盖亦勉副封章十七可見所守偉哉功名處之不苟
閫門養威顔則未皺休戚之義期以永久何疾之亟
奄然不救訃至一慟涕如懸溜念卿平生嚮有抱負
惜早就閑用之未究譬彼龍虎坐鎭淵藪艱難之際
尚賴攘祐今其已矣何不憖壽噫哀遣官郎奠于柩
靈其不遠擧此觴酒

光州義烈祠陽谷吳公並享祭文

丕哉倫常生民之極撐拄宇宙終古莫忒厥或披攘
國不爲國不有君子孰能扶植猗歟先生懿美天錫
粤自髫丱華聞奕奕哀然大魁進塗載闢颺于臺省
屢著勁直位望旣尊一節靡易溫如其外中則金石
徃在巳歲坤極傾仄羣奸導諛具僚喑默人紀幾墜
臣節莫白堂堂東魯禮義聳傯公時賓散忠憤盈臆
爰及同人抗章叩額鼎鑊在前如卽飲食其死也光
立臣道則風聲所感聳動遐邇矧我一州曾沐膏澤

詩書絃誦乳哺祗肅父教毋變藹然休德沒世之思
凜若宿昔乃睠鄉賢廟貌有赫於焉並享宜後示式
曁滑穀朝洽主以陟肸蠁懷愴如見其鬼瑞一石巖巖
上磨穹碧惟此義烈並峙千億

祭始祖太師公墓壇文

恭惟我祖有大功德沒祭于社歷禩八百子姓蔭休
蟬聯爲赫本始之思肅敢或斁惟世旣遠失其幽宅
墓于合莊前志孔晳下上尋求匪今伊昔碑版昧昧
久莫能獲厥或疑似有壙而匿從而訟之益滅其跡
痛心疾首曷其有極事竆望絶日月愈積循名踐墟
每滌怵惕人情所同禮意可式設壇而祭於義不忒
旣除旣築孔嚴翼翼瞻望肅焉如卽體魄雲仍咸在
以薦黍稷其始自今永永祗飭尚冀尊靈俯垂鑑格

忠州樓巖尤齋祠宇奉安祭文

天眷斯文豪傑有作氣純陽剛資屹山嶽早歲講道
文元之門上溯紫陽統宗會元惟大全書涵負浩穰
沒身探討以爲囷倉取諸左右受用優優論說撰著
踐履行休壹是爲準如將之衕以距異說以伏羣儒
偉然植立莫或能抗譬彼砥柱洪瀾是障繼昔 孝
廟學而後臣九五利見互爲大人粤瞻諸夏泯而爲

夷尊攘之烈我則任之囊封懇激幄對密勿君臣一
心鬼神可質　龍胡將墮躃經淚漬事有萬變義則
靡墜終始一說炳若日月一匡雖未良免被髮嗚呼
先生實命世德尊業盛近古鮮儷魁斗在天人莫
不仰彼媢嫉者其爲魑魅禍之罔極百身莫贖峰摧
天柱水涸河瀆擧國含冤六載迺伸追典大擧哀榮
若新俎豆之祠偏于遺跡人情所同不容遏祈迺睠
玆土屢經臨辱化迸薰炙誠切尸祝有秩江干落此
新宮孰居配位曰維老峯秉禮飭躬正色立朝鳳儀
鴟峙式是百僚國賴英猷士宗淸議風規凜然名實

純粹淵源所漸德則不孤其在聖門公掞淳夫遠遹
欽聳矧是桑鄉一體崇奉其永有光月日之吉以揭
以妥濟濟衿裾咸造勿惰俯仰如見霽月光風其始
自今禋祀無窮

長興老峯閔公鼎重祠宇奉安祭文

猗歟先生天賦美質高朗英特剛毅峻潔粤在妙齡
已自標揭力撥近規動遵往哲希文之志康侯之節
雖則曠世若將頫頡遂從師友以資磋切惟尤暨春
契若磁鐵尊聞行知罔或惰佚飭躬惟義言行有截
理家以禮節文咸秩死喪之哀孤竆之卹施及宗黨

咸可稱述如其事業尤光史筆自始揚廷人期夔卨
正言犯顔訏謨造膝淑慝陰陽獨任甄別終始二老
實相提挈昴厲一心以奬王室豈無他人莫與儔匹
左右俱宜望實靡缺國子之化以身爲率肅肅臯比
多士祗栗載是教法徙宣北臬一變夷俗歸于儒術
歷試既徧凜凜輔弼中更否運廢放困窒晚而加額
咸仰施設爲政幾何遽休以疾尚賴喬嶽瞻望巀嶭
嗚呼已已禍慘甲乙坤極傾圮士林蕩折逖矣西垂
栫棘錮鎘刀俎魚肉命懸絲髮浩然以處曾靡危慄
鵩鳥止舍告讖庚日殄瘁之痛久益酸噎不有天定
幽憤曷淺睠此下邑曾辱珮玦蚩蚩南士爭操籩笈
奬引誘掖俾不迷轍德音在人孰敢墜失菉竹之猗
永懷倜儻曷不尸祝以揭遺烈詢謀僉同衆力齊一
冠山之側新廟載屹治主以升月日之吉念昔潮陽
實惟百越猶祀韓子永久靡歇矧玆雖陋亦有芬苾
仰惟明靈豈我遐絶尚冀歆佑克有始卒

黃澗尤齋祠宇奉安祭文

恭惟先生晩降東偏其後考亭雖五百年泰山喬嶽
質則可比學焉而成鑿得其似任道之勇秉義之確
出處始終光明磊落山林鐘呂栫棘刀鋸時有否泰

我則無與惟古聖賢大經大法扶植闡明以爲己業
其氣浩然充塞天地其文燁爀可傳百世邪說伏匿
吾道以張恰天所命其莫能抗有或毀侮如蟻撼樹
孰是好德而不宗慕遺跡所存卽同羹墻俎豆之祠
錯落相望矧玆冷泉早年所宅藏修游息歲月其積
濂溪水寒百原山深尚想其間濯纓整襟廟貌獨闕
吾黨之責鳩功圖事亦旣殫力惟四賢祠在水上游
爰初妥侑亟丈于謀曇巘環溪見于偉文舊居非遙
杖屨屢臻卽祀其傍誰曰不宜有儼新構屋墻持持
成之雖艱其究允臧縟儀斯擧日吉辰良愀然如見
多士濟濟精禋罔倦尚賴佑啓

兩丁祝文

春秋大義洛建正學斯文宗師永瞻星嶽

祭仲雨文

嗚呼今歲暮春良夜子病在床我就而語庭梨吐華
顒月垂軒情言亹亹遂至夜分間及死生子忽愴然
謂言吾人早晩同歸誰爲先者後死之悲惟玆歲暮
雪虐風烈維揚之東子歸眞宅暑往寒來曾不幾月
俯仰其間忽慨今昔追理前言怳若隔宿顧余後死
寧不痛盡嗚呼哀哉惟我與子生並一歲日月之差

我謂君弟君才穎脫如刃發匣我惟駑鈍不可幾及
君資倜儻如鶴出塵我實齷齪莫之與倫子性恬淳
不罣外慾以我拙素差堪比德子質清羸沈痾早纏
以我善病見輒相憐法書名畫惟子所喜鑑賞之精
我每讓子墳典竹素亦余所嗜彊記之能我輒推爾
才與不才其分則懸論其趣造即無間然去歲之春
君返自岳舊疾復嬰杖而後作門庭之間可數其跡
一室之內有以自適人或憂子我喜能養幢幢爾思
靡日不徃有或不徃子必速余每一相見色輒敷腴
寒宵剪燭春雨燒香群從俱在笑語連床風雅妙旨
翰墨清致討論揚扢言無不契聞出金石以相評隲
秦碑禹碣晉刻唐筆上下千載咸聚子室金薤琳琅
照映緗帙摩挲吟翫若見古人怡愉此樂謂可終身
孰知今日君忽長逝我尙何心而久斯世惟昔子猷
痛亡人琴錄今視古實獲我心生人之慼莫若夭折
子年甚短我不斯恨生人之窮莫若亡後子絕胤嗣
我不是哀余所深悲惜子之才閟而不遂造物莫猜
如彼嘉穀濯濯將秀嚴霜忽萃生意何有嗚呼哀哉
死生之際其變甚大惟子了然方寸不昧執我之手
告以永訣言有餘悲意則甚達翛然化去如蛻秋蟬

所不淚焉其惟精神豈登勾天以拜玉皇將爲孤鶴
以遊八荒惟此兩端子詩所云玄理冥茫其孰窮原
嗚呼仲甫不復相見指彼黃泉後會近遠余病沈綿
竟孤臨穴攀轅嚮躅哀此決絶含哀吐辭淚滿胸臆
靈其有知庶幾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亨甫丑字文

嗟我少子兩歲以差自在髫角卽同塾師維時取友
不出里社左提右挈馳逐上下如馬羣蹴怒或相踶
唯子溫溫不見圭稜在揮猶然矧旣長大穆然一心
終不甘壞念昔曾祖爰暨竹陰迭唱文苑塤篪克協音
施及後人罔敢或渝各擬勉勵步武先趨脂車在途
子忽先蹶人孰無悲莫與我切憶在去歲維孟之春
良夜月明往叩子門有誰者梅在君中堂披我沖襟
懷我馨香酌酒勸我盡爲賦詩余謝不能但擧君巵
載醉載笑其樂孔云寤言在心尚若隔晨瞻彼日月
亦周而復風流一往獨何溟漠輀車其逝攀援莫留
靈之未遠歆我醪羞

祭伯姑文

咨我諸父蚤喪皇妣亹亹孝思以事姑氏歲時之嘉
家理以歸中堂授几左右綏之子姪環侍笑言孔樂

小大瞻依懷我姑德雍雍我姑其德淑愼惠于君子以篤嗣胤施洽中閨罔或怨恫旣有徽音降福宜崇曷不隆顯以光象服惟其康彊胡考之祝曾是不慭以享百禩宗黨胥慕矧余小子聽言吾親邈在南陲哭澗谿古孰如其悲興念在玆靡我所肆攀輀告訣哀哀無旣

祭亡妹文

維歲次辛酉二月乙酉朔初二日丙戌仲兄昌協御哀忍淚告訣于亡妹孺人李氏婦之靈曰嗚呼哀哉自汝之亡今已三月矣其始也固茫茫焉恍恍焉不知其爲死爲鬼也及其旣已斂而蓋棺越月而踰時焉則萬事亦已窮矣此心亦可以衰矣然而寤寐之間常若汝之猶存也出入之際常若汝之或値也至其求之而不可得卽之而無所見而猶且聊望金誇常意汝之復起也是其癡心妄想有若候行者之反而俟寢者之覺也乃今爲酒爲食酹汝哭汝以與汝永訣是余忍以汝爲死爲鬼而不復有望於汝也嗚呼此何爲也兄弟之情如手如足賢愚才否愛則無間壽考福祿人孰不願死喪窮戚亦孰不哀而唯余於汝實倍常情蓋以汝資質之美淸明而溫粹容貌

之秀犀角而豐盈孝友出於至性婉娩合乎女則具
茲衆美又生于我家其所以望汝壽考期汝福祿者
如執左契朝暮責償如種嘉穀待秋而穫今乃一切
反是有父母不克終養事君子不滿三歲生而不及
歸見舅姑沒而不得保其遺孩備生人之至感而爲
天下之至窮孰謂以汝之賢而賦命之薄一至於此
耶天乎人乎神乎鬼乎使汝至此極者誰耶悲夫悲
夫痛矣痛矣吾兄弟七人汝爲第六而其後我生十
有四年今以汝之年壽較之於吾則塵塵强半矣九
齡之減其語雖不經而百身以贖亦古人所願如使
吾六人者各減其年數而可以贖汝之命也則寧有
毫髮愛惜而天乃偏夭汝一人之命以爲吾兄弟無
窮之戚何也豈生殺減益天亦有不得爲者耶悲夫
悲夫痛矣痛矣汝之亡也余在山寺旣產而病而余
莫聞知晩聞急報疾馳而歸則已無及矣入門而叫
五體投擲上堂而號肝膈盡裂孰謂相去數十里不
見七八日而遂成終古之訣耶聞汝病時思念兄弟
屢發於言語而伯氏以拘忌不得入視叔又遠在京
峽皆不得相見也嗚呼此豈獨生者之痛抑汝長逝
之魂亦必飮恨無窮矣悲夫悲夫痛矣痛矣吾兄弟

之不得悉聚於父母之膝下久矣蓋自我尊翁竄逐嶺海室家離散南北千里汝與季弟固常在親側而諸兄弟各往來省覲其後先合散參差不齊竟不能以一日俱也今幸得奉二尊人復還京第則庶幾得以永久團圓以復前日之踦矣孰謂汝一朝溘然使吾天倫之序方合而遽乖永缺而不復完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自今以後吾其無所望矣晨昏問寢兄弟俱詣而汝則不在矣早晚侍食兄弟列坐而汝則不在矣出入而汝不與偕矣笑言而汝不與共矣雖窮年沒世而不可得以復見汝矣天乎天乎寧割吾之半體其何忍當吾世而奪汝耶悲夫悲夫痛矣痛矣惟昔己未之冬吾與伯氏結廬于白雲之下汝自京州越險來會旬有餘日而後乃反山蔬脫粟對食不厭深林澗谷上下忘倦汝旣喜余之室家粗完塋計就緖而吾亦愛汝之襟懷飄灑步履便捷也今余蚤晩東歸復尋舊居則但見山空水流室廬依然而疇昔之所游歷皆成陳跡矣余於此當何以爲心也悲夫悲夫痛矣痛矣余之所懷言固不可窮矣而執筆臨紙神思抑塞殆不能成文又有哀辭略道汝行事而亦不能詳也汝於平日雖不習詩書而言聞入

論語說文字故余每爲汝誦之而使汝聽也今乃以此文哭汝也嗚呼此何爲也此何爲也悲夫悲夫痛矣痛矣

再祭亡妹文

維歲次辛酉十二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仲兄昌協以亡妹李氏婦祥日在明略具酒果之奠酹以哭之曰嗟昔孟氏言天下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我觀於世得此實難惟我兄弟與汝爲七鴈行森然以承二親豈無憂患莫易我樂自汝之亡寧復得此籩豆之燕吉慶之事父母莫慰兄弟何樂我讀周詩裳常棣人亦有言曰遠日忘嗟我於汝終古之哀壹鬱日月亦旣還周晝行夜寢我思昧昧音容若存孰謂其遠羣居笑語若或忘之忽焉顧懷如刃觸眦嗟茲一至痛結于肝肺沒身難化何有年歲朝晡之饋哭止今日追茲一慟以瀉余哀湯流于地腸以寸裂嗚呼哀哉尙饗

祭族父僉知公壽昌文

絪縕太和曰趨于濟其來敬者公則得之敦龎恬穆肫肫其仁匪雕伊朴匪醨伊醇彼哉儇薄謂公退遲公以是壽則惟其宜黃髮鮐背世亦不鮮老而益治

詳如公健顏然還家嘗日哦其詩揮毫作字氣勁不衰
時秉燭段以修慶弔不畏寒暑適于壯少風流篤厚
儀式宗黨義余小子曷敢不佩諄諄德言每進難退
孰云而今終古永背涕潰為文薦此酒觴公神不遠
庶幾一嘗

亡弟初朞祭文

維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二十四日乙卯實為亡
弟卓而小朞之前二日其仲昌協略具酒食奠以酹
之文以告哀曰嗚呼哀哉去歲此日汝尚為人今其
幾何草宿于墳難淹者辰易陳者跡扶蘇之文寄汝

眉目華東之蘂挹汝精華人之託哀舍是靡他天之
命汝豈固止是純明之報詒于涇哭無涯之智限以
殤齡惟此寃恨貫徹幽明終古難平何論歲月余賦
將除余哀莫竭余文之短余涕之長惟爾有靈來擧
余觴嗚呼哀哉尚饗

亡姊遷窆祭文

維歲次乙丑十一月丁巳朔初九日乙丑亡姊李氏
婦之柩改葬于廣州細洞之新兆先二日癸亥仲兄
昌協略具酒果之奠哭而酹之曰嗚呼吾姊之柩入
土中五年而今復見白日也出地上六日而又將就

窆變也自始臨穴而視封亦旣永訣以終天矣及其
歲月愈邁宿草成列每一過之徒躑躅於荒原松檟
之間而不復髣髴其音容矣至于今日乃更穿封啓
穴覩楚襄而撫棺和則恍恍焉若起汝于九泉而重
見汝之儀形忽不知余心之爲喜爲悲也曾未幾何
又以汝埋于重壤竟萬古而不可復開則此殆若天
之再還汝而再奪汝也嗚呼余尙可以忍此乎庚申
之日曉啓汝墓天雨且作不可以柩行而猶且割而
就道者爲毋氏之從汝于盤溪也泥塗霑濕跋涉間
關夜深而後始至其始也若將以汝歸寧于泉湛之

舊居而慰吾親之心也及至則顧冥然寞然入不聞
其言而出不見其辭也嗚呼此何曾慰吾親之心亦
秪以增傷重哀心絶志悲而已矣哀哉哀哉痛矣痛
矣抑汝之始葬衿陽也特從完南祖公之兆而初非
擇善地也堪輿之術吾家所不諱而卽其岡麓淺峻
不足以安體魄則盖深憂之矣又况完南公之葬旣
遷而之他則惟此一斷壠未必其終爲李氏之族位
而汝魂魄當益羈孤矣今幸兩家議合亟遷汝墓得
復從完南公於此其宅兆平穩旣勝前矣而李氏累
世之葬在光秀者又十里而近也汝之大舅江西公

與吾姑氏金夫人之墓俱在於彼神道人情兩無所
憾其所以少寬生者之悲而慰汝長逝之魂於無窮
者庶其在此也庶其在此也嗚呼哀哉尙饗

亡弟再朞祭文

維歲次乙丑十二月丁亥朔二十六日壬子實爲吾
亡弟卓而之再朞其前一日辛亥仲兄昌協略具醪
羞之奠哭而酹之曰嗚呼二十五月古人不日隙駟
乎汝之亡也今適及是朞矣筵几之設哭泣之節人
所憑依其在是矣而今將撤而去之抑而止之先王
制禮其末如之何也已然吾於汝忽焉相忘其已久
矣內迫於夙夜外驚於原隰鞅掌 王事不暇顧私
朝晡之饋朔望之奠曠而不與十八九矣生憐而死
損固其然乎曰遠而日忘固謂是乎我固負汝乎汝
固恨我乎嗚呼此何爲哉夫送終之節亦多變矣歛
而盖棺其形隱矣葬而封墓其柩閟矣期而小祥其
服改矣其節每變而其痛每新然猶筵几未撤哭泣
有所則幽明之間未甚闊而魂氣之交未甚疎也乃
今將曠然廓然使死者純乎鬼而生者一無憑焉則
送終之變於是乎極矣而惟我與汝方始大訣於今
日矣此其可以無慟乎慟其可以不甚乎嗚呼卓而

其亦已矣精英之氣昭朗之質歛而歸之其有處乎
凝而鍾焉其有物乎其猶浮漚之滅於海而未嘗亡
乎抑猶行雲之散乎天而卒無有乎四方上下何莫
知所向一徃三年何至今不復嗚呼卓而屈伸徃來
合散消息此皆有數吾如天何哉惟其覃思風雅而
不能振希蘧抗志古今而不能充遠業徒以殘藁壽
其䕶而瘞石表其名窮天之痛徹地之恨惟此而已
矣嗚呼卓而其然乎其不然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西河李公 敏叙 文

維歲次戊辰二月甲辰朔初二日乙巳西河李公以
疾捐館舍安東金昌協府自清風任所有事來京師
舟中聞之不覺失聲涕下遂以其二十五日戊辰炙
雞漬綿走哭柩前而酹之以辭曰嗚呼世道之弊也
久矣人物之生亦隨之以日衰求其清明英特秀出
乎倫類歷千百蓋一有之惟其生之也不易即其沒
而人咸歎惜而齎咨如公風格之峻整志操之剛貞
凛乎若高峰峭巖寒松獨秀而人不得攀援而附麗
故自韋布小官而已負端人正士之名於一時然其
意度曠遠胸懷坦夷論議不爲苛切而常持大體政
術不爲尅核而獨引綱維簡節疏目弛張俱宜是蓋

有得於古人寬大之風豈今世齷齪瑣細之程規是以其發爲文章磊落而俊偉博大而雄奇其波瀾渾浩若長江大河之東注其步驟豪健若騏驥駃騠之奔驟讀之終篇但覺蒼然朴茂髣髴乎先秦兩漢而絶不見浮靡之態纖巧之辭此眞所謂讀其文而其人可知夫其表裏本末之如此宜乎立朝四十年名實卓然爲一世之表儀雖以銓衡文柄位望隆顯而人猶恨其登拜之遲斯蓋朝野之同情不間於論議之參差顧余之慕公特深謂當世名卿如公者幾希方國家藉危之日甚公則可以託重而倚毗使其垂紳搢笏於百僚之上庶幾不動聲色而有虎豹在山之威夫何若人之堂堂而天遽奪之而不遺將時運之已傾非人力之可爲豈龍蛇之厄賢其果信而不疑抑公無意於斯世遂翩然而不可追耶嗚呼噫嘻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固昔人之所傷又豈有如今日之悲所以俯仰歔欷流涕而不能已匪以哭吾之私

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母文

維歲次戊辰二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從子昌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伯母淑人昌寧曺氏之

靈嗚呼婦人之德見於彤史多矣然其心安澹泊身
履儉素不爽於隱約不浸於華靡以成君子淸高之
名如梁家之德耀鮑氏之少君斯最難矣夫以我伯
父雅性之恬淡趣操之高潔雖處門戶鼎貴之中而
常有山林獨往之韻沖然蕭然不以一事自累者亦
惟我伯母內助之功多焉蓋其資性簡質志尚朴素
平居衣物服用絶不爲華靡雖門內燕集賓客盈堂
而縞綦靑碧亦未嘗加飾顧視綺繡珠翠如不屑也
及我伯父盡室爲東峽之隱則山深水阻鹿豕交跡
幾與人境隔絶而欣然樂而從之徒步而踰大嶺樹

屋而依環堵日飯牛鋤圃採山蔬以佐脫粟而處之
怡怡歷六七寒暑而卒無困苦愁悔之色若是者雖
古之荊釵鹿車何以加焉嗚呼此在我伯母之德則
固美矣然其平生勤苦所享亦已薄矣況自中年以
來喪禍洊仍子姪四五人相繼夭札哀傷隕穫漼淚
無睎時凡世所謂吉祥善事人情之所可願者無一
之有焉乃於丙寅之冬三哥始闡大科室家交慶賀
者盈門意者天心悔禍家運回泰卒享晩塗之福矣
豈謂未及數月而吊者已在閭耶嗚呼乎奪者命也
此豐則彼嗇吉凶者數也一乘而一除嗇之乎而角

之去濡之激而渟之停斯理之常宜無不然而以今
觀之亦獨何偏哉嗚呼痛哉小子無狀苟於病故自
始舍歛不克自致其誠禮觴豆之奠亦不及柩初暮
旣追始薦薄具俯仰慟痛哀益難勝只冀尊靈鑑其
微誠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仲父退憂先生文

維我仲父之棄小子久矣小子以協尚不克致一酹
於靈筵非敢忘也亦非敢緩也誠以窮天之寃極地
之痛結轖於心腑貫徹於髓骨欲一披露於神明之
前則五內潰亂神志迷錯筆不能下而語不能次第
矣若遂默無一言而徒然薦其觴豆則又心之所不
忍也今則歲月逾邁而過隙之駟不可追矣世變靡
極而覆巢之卵不自保矣深恐後時闕焉遂成沒身
之恨玆以今歲壬申正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略
具酒肴之奠敬祭于筵前而若其深寃至痛所欲一
披露者則終不忍詳言而又不忍不言姑略言之而
冀尊靈之鑑聽焉嗚呼自古國家之禍變多矣外則
夷狄猾夏內則凶賊斁倫惟此二變爲莫大焉賢人
君子不幸生乎其時身與世道俱否而宗社偕亡者
蓋多有之矣然豈有如吾家前後之所遭者哉本朝

夷狄之禍莫甚於丙丁時則惟我曾伯祖仙源先生立權江都爲一時死義之首而曾王考淸陰先生矢志南漢幾絶不殊幽囚大窖百死一生雖天道有定卒享大耋而其所罹禍患亦旣酷矣及至今日憂凶冥慝倫紀幾滅而吾先君首被慘毒之禍先生又竄鵩窮海卒以柩歸家國之禍髣髴乎丙丁而加酷焉嗚呼歷觀載籍下上今古其復有若此者哉夫忠孝正直自吾家舊傳而先生與先君平日講劘于家庭論議於朝廷者率循二祖之遺矩則當國家變故之際其能苟全倖免而與世之怵迫俯仰工爲身謀樹恩於凶賊而受報若左券遺禍於宗祊而逃身如脫兎者同其逸樂便利此固必無之理而亦先生與先君所深耻而不忍爲也然而天運之否泰世道之治亂雖一往一來互爲乘除而若其極否之運大亂之會亦間世一有而不常値矣國家三百年間禍變之作有數而吾二祖不幸與受其敗於前矣今又不先不後而使吾先生與先君當之者何也吾先君之不得免也而先生猶未見及則天道之定或有望矣乃先君之墳土未乾而先生又遽殞喪何也嗚呼天乎人乎何爲而至此極耶古人有云此豈章子厚所爲

耶在范公而自言則可也若先生稟賦之厚頤養之
素使其優游京輦燕閒床第園林鍾鼓適志而怡神
則其康彊壽考直可以上躋於期頤矣今乃投之於
絕海荒陬熏之以瘴霧氛祲使二竪得以乘之而藥
餌之不時調護之無人馴至於沈痼而不可爲則是
尚可曰非人所爲乎雖然上天至仁而陰沴邪毒之
氣不以鍾於物爲梟獍爲蛇蝎而乃厚鍾於人類以
爲世道國家禍慾視其逞凶肆毒而莫之禁又勅焉
者何哉由前之言則先生之禍雖天而實人也由後
之言則先生之禍雖人而亦天也夫天之有陰陽也

人之有淑慝也其盛衰消長進退勝負相尋於無窮
而否泰治亂隨之此固自然之數必至之運也而仁
人君子猶不忍拱手而聽其自然安坐而待其必至
故逆圖於未然之先力持於交爭之際戛戛乎欲强
此之衰而艱彼之進於是天與人交仇而身以不免
者至於摧敗靡爛而後已焉東京之黨人元祐之諸
賢其事皆然矣今先生與先君躬蹈其轍而欲免焉
得乎然而自靖而獻于 先王其心則固無憾矣是
以吾先君之受命也從容暇豫穆然靜理大變在前
而若無一事人欲以幾微之際窺見其怨尤之意而

不可得焉觀於吾先君而先生可知也雖然以先君之泰然於禍變而其以一書告訣於先生也丁寧繁縟有不盡之思焉以先生之冲卒於疾病而其以不言隱痛於先君也暗噫於邑有無窮之感焉矣卒之書隱而不能達言呑而不復宣幽明彼此晻睽翻爲沉恨絓結於言難解徒使不肖孤等抱只驚而長號瑩靈柩而前陳亦何及哉亦何及哉嗚呼小子之頑狠冥迷亦已甚矣一縷之命不能早自滅絶以下從先君與先生於九原而假息窮山食土飲木靦然冥罔醜讐賊共戴一天者四載于今矣此其心若將以有待也而上天同遡其定無日不孝偷生其罪日積嗚呼其終於此而已乎抑先生與先君陟降之靈不容回斡於其間乎何爲此夢夢何爲此邈邈耶陳辭告哀雖莫承於指教泣血頓顙庶或垂於哀矜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祖母淑人金氏文

維歲次甲戌二月朔日外孫哀京金昌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哭祭于外祖母淑人慶州金氏之靈曰昔我外氏衰盛存亡十數年間風驟雨急時惟祖母備嘗恤送往撫存涕淚爲日無有隕奭以究于壽矣

何莊肅貞德之有如玉不磷如石難鑊如松如栢莫
之肩敎其德則然然其壽如之柰除曉泰亦數之宜孝
子善養備物致愼雖則怡愉尙嚴義訓砥礪警飭禀
然高識何事詩書際自牲得肅焉北堂萱髮無愆入
家以爲人或疑天豈目無憾猶有百歲徃余小子寃
神降戾血泣窮山三年違逖豈不欲徃奉承以感曉
乃趨侍亦止一再聞疾而奔莅則已盖一慟亦已腑
摧肝蝕疾痛乘之又曠喪側亦念平生慈愛之鐘百
不報一死難容惟此深恨與其至哀何以告之敬
莫一杯

祭庶叔進士 專應 文

維歲次乙亥二月癸巳朔二十七日己未姪昌協謹
以一觴哭奠于庶叔進士之靈去歲十月叔向西京
過我楊山忽忽告行歲盡春生許其歸遲詎謂一日
凶問及之逆旅皐復僮僕隨身其含其歛非戚非親
牛車旣反乃始撫櫬生送死迎慟孰可忍先壠在望
無地寄葬權厝浮江欲將何向風濤浩淼舟楫逶遲
目斷雲沙我涕流離沽此村酒爵于船尾靈無我尤
情實在是嗚呼哀哉尙饗

祭金叅奉 聲大 文

維歲次乙亥三月壬戌朔二十七日戊子安東金昌協謹以薄具祭于近故參奉金公之靈曰昔我先子買山白雲一馬東來過公衡門我時隨行識公云初脩幹厚質非便儇徒大布裹身老矣可惜蔵耕谷釣而羨其適卜隣之約先子有詩事有難偶意未或衰寗亂逐流離屢形吟詠編爲一集可比思穎惟余兄弟寔承厥志作室來居于歲己未公實相之汔于有濟風佩之集遂多金氏逮余赴洛十年不歸思公與山何日忘之天降大割雪霜震薄危喘凜然窮無所託乃睠舊廬義存反本扶服來投畏約寗遁公惟惻覯遇加前恤窮賑乏如一家然彼眈眈者禍心未忘側聽潛伺其耳甚長人畏株累公則坦坦夫豈强爲亮由悃款世道更新覆盆回光我以家行公適臥床不言而別中心如噎誰謂此來入哭其室俯仰如見涕泗懸泉出門四顧春物盈前山有榮木水有文漪雖昔從公並其諸兒濯淸蔭樾以漁以觴今寧復得撫跡茫茫念公平生受祉良厚嘉耦偕老子姓多有崇以科甲養以郡邑人所願欲亦旣具集顧厄公卑久嗟積薪洎陞周庠色踰七旬 御筆題名特除寢郎伸於積謟恩出非常事可載傳人更歸福公其何

憾蓋無不足失此耆舊悲均里社感念德義誼如吾
者宅兆之卜値我先忌不留視窆含恨何旣爲此春
酒爵公一杯曷云報德聊寫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祭林德涵文

二五之濟生材鮮完有志於道適得一端聰穎敏給
修潔雅嫺夫豈無取大受則難兄資宏厚而器槃槃
任重道遠何高不攀爰初北學年未勝冠雄文麗藻
矯若龍鸞脫然棄去步武洛關維紫陽書鉅海崇山
兄入其中悉力硏鑽如彼解牛先斧劈髖刃游于餘
何有鉳刻其畜旣富其深莫闚論說沛然乃見波瀾
吾道之盟咸推登壇而止於此豈天是慳念兄盛時
歟歷清班縹緲瀛洲密邇金鑾法筵横經屢動 天
顔進塗方闢兄意已闌歸歟故里湖海之灣一室俯
仰周圖邵丸濯彼滄浪亦有釣竿網罟雖密冥鴻誰
干延茲更化擢貳冬官世方急兄兄尙盤桓古都之
寄聊卽優閒一病輾轉歸思漫漫竟死旅邸非兄所
安藻波淼瀰錦岫巑岏輛車遠返送者滂潸我昔識
兄初于靜觀牟世從游其臭如蘭契潤南北十五年
間睽寓只素以通心肝愍我酷禍哀我蘇欒我傷
生勸我加餐兄自遘憂我實冥頑我窮反本於道寬

延聞往來敎兄亟獎歎曰子言善良激懦屢所苦目
眚於進也艱我云是疾不足爲懷恨盲不早豈朱子
讓于後書來敎告益殫久大之業遠期歲寒服膺感
厲我心如丹逮兄還朝我猶屛跧其疾旣甚始克一
看有言莫宣含嚬而還孰云再來乃拊其棺心期永
已緖業凋殘唯有簡牘可垂不刊尙告令弟收拾編
刪豈兄必知後死少寬言念及此我懷彌酸擧觴以
告有隕潺湲

祭洪甥有人文

維歲次丙子三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從表叔金昌
協使姪子致謙祭告于故洪君仁甫之靈嗟嗟仁甫
人孰不死死而可哀無甚於爾其幼無父其娶無兒
無弟無兄以託偏慈生民之窮萃于一身誰爲此者
其亦不仁先民有訓天道裁培信斯言也孰如子林
通微之思旁達之知幼而穎脫長益淵邃如其沖曠
於道尤近使肆于學曷量其進撫子髫齔及子方壯
常期大成以張吾黨竟死不遂其生何爲視天茫茫
惜莫之知自子云逝日月已積閱人滋多益知可惜
語道之難疑日於齋誰能似子言下獨覺九原難呼
我懷之傷一酹後時又不親觴唯有至心貫徹幽明

寓齋百一君倘余聽

祭族兄伯象 盛達 文

歲丙子八月某日族兄高城郡守金公卒于官越三月干支歸葬于楊州青松之先兆內遂返虞於洪州鼇頭之故宅族弟昌協屛蟄疾病旣不及臨視其窆又不得往哭几筵至再期之月乃始齎錢百文爲文數百字以寓歸使使以某日干支具薄奠而讀其文于筵前曰嗟惟我兄眞率樂愷脫略苛細多可少怫風流瀟灑鬚髯江左豈如世士齷齪拘瑣清詩逼唐耻言黃陳不事琢刻語或驚人吟哦自喜惟是爲癖身雖未達意有餘適念昔北里北屋以居提挈追逐朝暮相於二三兄弟如篪如塤草生之池花開之園持觴賦詩兄必爲政手勞華牋以次相命酒酣筆落有爛篇什喜色敷腴在兄眉睫一句之佳賞逾和璧引喉清謌聲出金石豪情逸興洸瀾尊俎跌蕩窮歡兄幾寒暑禍故星散六年南北我竄峽廬兄卧海曲從事如雲回首何有世運更新兄佩墨綬悅愜之東扶桑在側溟波沓天蕩拍几席四仙游遨丹書在崖縱浪大觀助其爲詩來爲我誦口迸珠璣不見幾時乃以柩歸念兄平生無戚戚顏終以樂死海山之間

是亦何憾盍見其豪遺良徒悲百里嘈嘈靑松之原墓上旣封尙疑吟魂跨鯨天東嶺靚塵土應哀小弟楓溪路阻漢岸門閉賞心寥落翰墨枯涸局促悲憂後死何樂俛仰人世歲月再周宿草未哭我懷悠悠南望緘辭往致筵几一念感通庶無遠邇

祭尤齋先生文

維歲次丙子十一月甲寅朔初二日乙卯後學安東金昌協伏聞尤齋宋先生墓隧將改卜旣得吉謹具淸酌庶羞之奠來哭于柩前文以告之曰嗚呼山嶽頹而大地靡所瞻仰江河涸而萬物無與霑被鳳去而梟鳶競虎逝而狐兎恣蓋吾觀於先生之亡而知數者之一何相類也自己巳之禍作至今旣已七八歲雖其間天日重明朝著鼎新而世道風俗固已日入於壞弊是不惟學者無所考問而趨正路國家無所諮諏而決大計抑亦君子無所勸而怠於爲善小人無所畏而敢於爲惡以至於流俗之人亦無所愧耻而益騖於祿利此所以舉一世汨然溷濁不復知名節之可矜禮義之爲貴而敗倫傷敎之論又肆行而無所忌諱也嗚呼吾不謂一人之亡若是關乎盛衰汚隆之際也惟先生壁立泰山之資淵源考亭之

學伊呂出處之經春秋尊攘之義傑然崇深磊落而
光大實天人之醞釀間氣以擬乎斯世之否是以當
寧廟大有爲之日首擧以置賓師之位其禮貌之隆
絶契合之昭融謨猷經畫之綢繆密勿殆所謂千百
載一値雖弓劍遽遺功業未成而其所昭揭而撑拄
固已並日月而亘天地余故謂世人之未能深識乎
先生則觀於其君臣之際而可想見其一二惟彼姦
凶亂逆之徒視之爲骨讐血怨必揃刈之然後爲快
者固不足道獨怵夫平生敬仰如神明如山斗者乃
或倒戈而攻吹毛而毁若是者不惟謗傷先生而已

殆將與 寧考之聖德而並加玷累嗚呼世道之反
易人事之乖盭其亦可悲而可異也然而先生之神
固已上陟乎嬀犧以左右 寧考續魚水之契下覘
一世之論譏沸羹無以異於羣兒之鬪戲是方抵掌
嚬笑之不暇又何有於芥滯顧小子後死踽踽感世
路之日蹙傷吾道之日孤自不覺俯仰太息繼之以
流涕也念昔先曾祖之在世先生固嘗以門人自謂
而先君子之事先生又極其尊敬而無貳雖隱顯行
藏之不同實外內相與而共濟故羣小之欲逞其志
者在野嗟先生在朝嗟先子是忌所以甲乙之禍旣

發先寓亂遂於二南之荒裔而卒之己巳之變後命又
超遷以至也是於東京之李杜本朝之靜沖曠百世
而一致後有修黨錮之傳者其必亦聯書而互記嗚
呼小子其尙忍言此事而亦尙忍忘此意也耶况小
子自爲童兒蒔已聞東國有宋尤齋先生及長得其
文讀之輒斂衽起敬而興喟于後一再承顏即已蒙
德音之賜逮甲寅龍門之會始得敎侍乎杖几而先
生更抵書於先子撰引橋頌而爲比顧庸虛何以堪
之其亦自是而知所勸勵蓋出入門屛二十有餘年
得於觀感竦動之間者不止於發蒙而袪蔽顧惟創
疑之編所以垂百世之嘉惠先君子旣嘗往復商訂
而小子愚蒙亦得與聞其終始其或文義事證之考
質輒欣然領納而不吝於前說之棄旣又奬之以置
於不漏許之以操戈入室而卒又勉之以畢力梳洗
也及夫禍機之旣迫而猶眷眷寄意不置就羅之日
旣書囑於黃江鼇山之夜又面命於李弟謂吾死而
疇孫尙在宜相與提挈以終成此事也孰謂寥歲之
不可料而今孫又奄然復逝也雖問日草藁如山其
將謹遵與議欲偏質於諸友乎則患無所於折衷欲
專輒而更改乎則懼或違於尊旨欲遂仍舊而勿動

乎則又恐其未就於完粹而負當日鄭重之寄也小
子於是未嘗不抱遺編而長歎悲九原之不可逹也
嗟乎已矣天之不相斯文其將齎恨於無旣也抑小
子之積此哀臆尚未一瀆淚於化碧之瘞玆豈有待
於今日不直爲人事之掣曳乃今匍匐而來望明旌
而覩前和儼然肅然如復卽乎光霽而佳城又將永
閟矣感念悽愴實有無窮之悲顧何能髣髴於文字
惟誠意之感通靈或無吐乎玆觶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生柱河文

自子之去俛仰幾時蟾江之原宿草離離山峙玉立
常若目覩豈其忽焉爲彼腐土逝者滔滔今古一致
唯子可哀非是之謂世敎之衰小學先廢頑傲猖披
鮮克順弟欲與適道本之則無如子修謹其孰爲徒
出入以事唯禮是秉步趨繩尺雍容詳整我初得子
斂衽以服方將揭子以式頹俗亦以自厲砭其偸惰
一飯之先子顧師我何以告子窮理致知聖路坦坦
子車已脂一推斯轉夫我何能迫其迅邁我將託乘
出門而顚天實祝予中夜而興撫枕欷歔凡厥吾黨
或求子見勗余以悲涕淚交濺憶子負笈石室之齋
友朋壯壯同時烏來誦聲盈屋講說如雲間以觴詠

和氣春薰此樂可懷期以百年孰云一散而不再圓
其憂莫問其疾莫視視我猶父我則負子掩此哀恨
汔于今玆一觴以酹而又後時不以躬往余足誰齋
猶有鬼神其知我悲

祭閔彥暉文

維歲次戊寅正月某朔某日某甲安東金昌協遣門
生李瑋祭告于近故翊衛閔公之靈曰人病於學志
力不健悅小畏難卒於廢頓如涉大海甫離於岸輟
棹遷延誰窮汗漫惟兄奮發實自弱冠旣壯以衰曾
不愒玩不累室家不誘科宦脫身獨往嶺寺林館衾
被無絮樵蘇不爨兀然劇讀分夜竟昕古六籍言其
數千萬當年未究在昔所患兄肆其力誦數遍貫其
有日富殆無涯畔尤嗜禮書竆蒐姬朝賈鄭箋釋朱
黃補組經曲疑變繁委賾亂人嚼木札兄則芻豢我
昔初見驚若河漢契濶中間一世于半渼湖之上邂
逅一聚言不究懐增我永歎前夏書來辭義有燦所
論伊何惟智體段曰雲峰訓眞實非贗神明妙宰難
容攺換顧我舊疑未遽氷泮悉誦所聞以相駮難心
世同異理氣合判糾紛橫縱凡幾札翰我攻愈力兄
守彌悍遂請姑置各解鞅絆兄猶不舍且激且勸方

將叩囊羅列以獻冀兄或可終歸一串謹以訃來失
聲嗟惋並世以生塵一再看講論方始又未了棄惟
此耿耿終古之恨點檢遺墨涕淚滋漫一巵徑酹不
躬薦祼心期尚爾或不氷炭嗚呼哀哉尚饗

祭季舅文

戊寅五月甲戌朔二十二日乙未金昌協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昭祭于季舅故內侍教官羅公之靈嗚呼
學究王伯之大略而不肯治章句行篤倫常之大紀
而不苟修邊幅志欲淩厲千古而不墮於晚近衘欲
範圍一世而不專於身已信義之隆可以寄人之死
生氣節之勁可以爲時之重輕此非公之卓犖英爽
不常有於世者乎何爲而至於是也惟天生材不有
用於時必有聞於後如公之賢使得早致要津有所
施爲或遭時變故感激而奮發則其必有磊落出人
之業奇偉驚世之節動蕩人耳目而焜耀於史策者
決不當與庸夫衆人苟偷無志氣者同歸於泯泯也
誰謂其不然而官止於一命壽劣乎中身平生所蘊
百不試一二獨弱冠一疏若可以見其槩而亦寥寥
矣又不知太史氏能記載其事與終童賈生同倒否
是亦未可必也嗚呼天之生夫人也而其所以命之

止於此者誠不知其何心此當世知公者之所共太
息而流涕也若余又有不可忘之情不能已之慟焉
蓋其降生之歲既一年以差而幼即同侍王考之官
于海州及長又同事靜觀齋於芝洞而即其他出入
游處讀書肄業凡有所之公必須余若不可以一日
相無其相愛之篤而相得之深有如是者矣然公倜
儻而恢達我則齷齪而謹拙公骨骾而剛毅我則委
靡而孱懦公之識見高遠如登山四望而我則蔽於
近小有坐井之陋公之論議軼出如亂流橫濟而我
則局於故常有守株之拘是其度量之相懸何止自

異同之論亦因以瀾漫淸詳免作未了之公案矣又
誰謂室屋甫成而公則不待徒使我軫悼彷徨有西
門叩簀之悲耶嗚呼自今以後吾不復有望於世矣
平生親愛豈曰無人而其所以與我者皆渠丘之可
而季孫之愛耳其能爲酸醎之濟者誰歟其能爲藥
石之攻者誰歟天豈欲使我倀倀而無恃憒憒而莫
振耶何奪吾舅氏之速也嗚呼已矣百年之期失矣
萬古之訣迫矣疾病昏瞀文又不能盡其意所不負
公者惟方寸之耿耿而已嗚呼哀哉尙饗

祭從子好謙文

維歲次己卯七月戊辰朔十二日己卯仲父以清酌
庶羞之奠哭祭于亡姪好謙之靈哀哀好謙何止於
斯雖古有言壽不可知如汝堅剛曷不久生金石以
待忽若晨星慈良謙恭何惡於鬼乃令頑傲獨受多
祉禍福之源久矣夢夢理不可問哀豈有窮汝於父
母孝愛深切及歸從嫂宛若親出未亡之悲待汝以
若何遽棄猶不卒相保永念亡弟夙隕厥美再奪後
嗣天胡忍此惟是伯父慟如我昆彼煢煢者况也可
言一人之亡貽戚至多哀哀好謙亦復奈何天運之
數非汝有罪汝病汝死余顧多悔不視藥物不斬廢

河而觀於海公顧不以爲鄙相許爲知己片善寸長
輒取以爲資而至於勗勵其不及教督其所闕則又
未嘗姑息而苟恕以余之質薄志偷其能飭厲振發
而少有立於世者公之賜實大我亦感公之爲而欲
效其一得之愚嘗以其憂時憫俗之念太切而或傷
於和樂建功立事之意太勝而或病於勞擾德性之
涵養不可不深厚理義之精微不容不察識隨事規
諷蓋不止一再而公每虛襟聽受不以爲不可其或
發言及於古今人物高下事是非得失又必極意辨
論而不相下或至於動色變容忘尊卑之等而卒亦

爾無所忤也蓋其幼小提挈以相長大則有兄弟之親焉道義磨切以相資益則有朋友之義焉以易甥而兼此二者能復有幾人哉顧自中年以來會合苦少一歲中率不過六七見然每一奉顏色聽其諧言則輒覺志意之悽厲而私吝之蕩滌旣退而猶凜然顧畏若鞭影之在其後也是雖相違之久遠亦何敢一日以忘也然公與余亦已老矣我固禍釁屛廢而公亦當世之志已倦漢皐渼陰築室相望一小舟置在中間上下往來無難也庶幾得以承偸餘景復奉從容於漁釣之間以畢其依仰之願而酬向來多少

曠遠日旣迫始徃撫櫬扶將東歸江海逶迤惻愴悲念觸目皆悲玉浦移棹天磨隔岸尙憶春遊三日瀾漫悲歌竹橋濯纓花潭扑淵之觀盪滌胸襟冠童六七汝實居一更唱互和百篇成帙吾老能幾此事難再撫跡興感當在爾輩孰云而今事乃反復屈指其間月不三朔哀樂相禪雖則有之奄忽迅速無如此悲念汝永歸何日復來一觴以送哭不盡哀嗚呼哀哉尙饗

祭閔右相 鎭長 文

維歲次庚辰五月癸巳朔初二日甲午近故右議政

閔公之柩自京第輔以浮江徃即黃驪之幽宅安東
金昌協力疾迎哭于舟次仍以隻雞單杯奠于柩前
而告之以文曰人亦有言出處殊倫廊廟山林邈焉
難覯惟我與公跡雖屈伸休戚之際則同一身公升
我喜公疾我呻公今永逝我慟曷陳念昔先公爲國
宗臣行尊模楷才殫經綸時吾先子實與同寅進退
必偕名德繼隣如唐房杜在宋溫申施及後昆敢或
緇磷己巳之禍血泣號旻公惟至誠終感鬼神我顛
不孝永慚爲人 世道旣反猶託薦膺公揚明廷位列
要津風範器猷克追前塵忠以事君寬以裕衆務

萃躬盡瘁昏晨 上眷才誠俾秉國均人方手額公
病日臻尚冀憖遺以濟艱屯奄忽不興誰測化匀大
厦摧棟高車折輪殄瘁之惻不寧朝紳閧并咨嗟徧
于蕘薪何以得此惟德惟仁漢水滔滔驪山嶙峋扁
舟東去背彼北辰我來迎公但見靈輀巍然玉山穆
然陽春已焉蔽藏欲接無因中江一慟滂淚紛繽沙
鳥淵魚同我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農巖集卷之二十九

農巖集卷之三十目錄

祭文

亡兒生日祭文
祭亡兒文
祭李伯祥文
祭甥女李氏婦文
祭亡女吳氏婦文
祭靜觀先生文
亡兒初朞祭文
祭亡兒墓文

祭李樂甫文
祭伯父谷雲先生文
祭亡女李氏婦文
祭左相北溪李公文

哀辭

亡妹哀辭
李孺人哀辭
外從祖母孺人李氏哀辭
四嫂李孺人哀辭
黃生桂河哀辭
鄭君啓哀辭

農巖集卷之三十

祭文

亡兒生日祭文

惟兒子崇謙旣亡之十日卽十月二十九日也老父因其婦家設酒食之奠爲文以告哀曰嗚呼十九年前此月之晦卽汝降生之辰也其墮地喤喤寢床而弄璋者自今追憶宛如昨日而乃遽化爲異物哉予一本號呼求覓不可復覩此何爲也此何爲也余老無他于汝又無子而死孑然白首遂爲天下窮獨人此固人理之至痛而乃余之刻骨深慟愈往而愈酷

者尤以汝才質之可惜豈獨爲父子之私也汝生而岐嶷英特絶異凡兒及長風標秀偉嶄如玉山古所謂階庭芝蘭者殆不足以比擬而若其心事之正直胸懷之灑落氣象之開豁志節之慷慨尤不類衰末人物余生世五十年閱人亦多而目中罕見有如汝者常謂天之生汝當不偶然必將大有樹立以爲王國之需不止爲一家門戶光而已豈謂其一無所成而遽死於今日耶聞汝死者上自公卿大人下至皁胥賤隷莫不驚愕失聲咨嗟歎息凡來吊余者咸言其平日期待之遠而其儕流則雖素不甚親厚者亦皆歎曰時運所關其言雖過而卽其推服之深悼惜之切亦可以槩見矣夫汝以一學生年甫長殤而死生之際乃能得此於人雖以余爲汝之父而亦不意其能如此也昔衛叔寶之亡謝鯤哭之曰棟梁折矣夫叔寶得年多於汝八歲又嘗通籍立朝則以汝視彼豈不尤難哉然早歲得盛名昔人所忌汝之所以不壽豈固此爲之祟耶若然者無寧使汝庸庸碌碌無名無譽以長依父母膝下而且以綿血屬於將來豈不大愈於今而天乃爲此不爲彼使我抱此寃酷沒身而不可解者亦獨何哉豈余積惡在躬獲罪神

明天故以此荼毒之耶其未可知也汝之生雖在今卝日而其當小盡之月則每用今日爲初度酒食之讌歲未嘗闕矣今汝之亡未幾而又値此日惟是淸酤旨羞不與父母兄弟同飮食而乃以陳於柩前曾謂人事之變一至於此耶余之所懷不翅千萬當俟遠日具爲汝陳之而今於觴豆之奠不忍無一言忍淚執筆略此云云惟爾有靈尚亦哀余之意也嗚呼痛哉尚饗

祭亡兒文

維歲次庚辰十一月己丑朔二十四日壬子亡兒崇謙之柩將靷向揚州新卜之原前二日庚戌老父瀉泣爲文以侑酒食之奠而與之訣曰嗚呼崇謙汝今惡乎往矣出國門而東三十里中泠之滸忘憂之嶺王宿之灘北斗之川此皆汝所嘗騎驢而往來者也今奈何以柩而就斯路也環三洲之宅數四里樓觴之巖爛柯之臺金臺之山判事之亭此皆汝所嘗吟詩而眺望者也今奈何以柩而停其間也六月之季汝母入京汝與諸姊妹隨之不兩旬而吳妻遽死吾與汝同往送葬于廣州之阡今又未百日而汝死獨使老父扶櫬而送葬嗚呼禍變之酷人事之不可當

何若是之甚哉汝旣無子而死吾身後事其可知矣
睠父子同葬一處使百世之後體魄相依此爲大願
而先山地盡無復容指之丘捨而遠求力又不逮今
幸得地於鳳頭山之麓一岡上下可扦兩穴衛人皆
稱其佳今將以汝葬於下穴而其上者以爲吾身後
計此去石室雲谷諸大墓及三洲之宅要不過數里
許汝尙以是爲慰而不自傷其孤子也耶嗚呼崇謙
已乎已乎豐才薄祿長筭短造抱此恨者世豈無之
而如汝可哀終古所罕俊偉之資英邁之氣斂達之
識遠大之志百不一見埋之厚壤其將與俗子庸夫

同歸於泯滅而已耶抑古之才人志士雖或不試而
死所賴而不朽者以其著述傳於後耳汝於詞章用
力不甚久而奇健驟長駸駸乎古作者氣格散軼之
餘尙可得數三百篇然世無具眼者類以年位爲重
輕汝以一布衣死於弱冠其詩雖可錄又孰率而孰
傳之耶且使得傳於後後之人不過與子安長吉之
徒一例視之則是汝之所存終無以表見於千載之
下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余自哭吾妻精神都喪羸
病益深而及夫哭汝則忽忽茫茫如寐如狂無復有
生人意思矣今又李妻之病日益殗殜朝夕待盡心

非木石何以堪此茲當遣汝言不能盡意汝毋以是缺然而尚歆余之一觴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李伯祥文

維歲次辛巳二月己未朔十二日庚午安東金昌協謹具菲薄之奠使族姪時佐告祭于故叅判李公之靈嗚呼吾今年五十餘矣朋友之後先零落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兄慟悼傷念愈久而不忘夫以兄官位之還顯樹立之表著亦旣有聞於時而可傳於後矣又何恨於年壽之不長況兄達觀於死生之際自爽病以至屬纊頻呻不形笑談自若曾無絲髮意思異於平常此自昔賢哲君子之所難而兄則能之在後死尤可無於哀傷顧以余髫年託交至于白首情親義篤無與比方盖嘗仰念先契而追海島之末音冀益勉承遺矩而無或怠荒雖出處隱顯之不同而論議弛張之或殊若其心事相孚終始無間則殆可以質諸穹蒼然則於兄之沒安得不太息流涕痛知己之無人而哀此身之倀倀也耶抑兄平生交游徧一世其間以文學行誼著稱於時者固錯落相望然未有如兄之倜儻豪俊砍達而軒昂況其志節慷慨言議不苟能自立於大體不隨世而頡頏雖小者時有

出入如江河千里一曲而何妨嗟哉已矣世道之衰人物日益消亡念兒之不可復作安得不重有感於殄瘁之章日月滔滔奄及大祥寄哀一酹有隕霑裳惟兒之未從惟文辭之未攻詎能自盡丈夫衷腸惟兒有靈尚亦哀余之酷禍憐余之病蟄而無吐乎茲觴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女李氏婦文

維歲次辛巳三月戊子朔初四日辛卯仲父略具酒果米食之奠寄祭于姪女李氏婦之靈嗚呼去歲是何歲哉三月至七月百有三旬而汝與吾女死七月至十月九十餘日而崇兒又死嗚呼禍變之荐酷世間寧有是哉汝父無他子女唯汝一人吾雖多女吳女固所鍾愛而其爲男子者亦唯崇兒一人人之喪子女者何限而豈復有吾與汝父之情哉夫以汝仁厚和順德器淳重宜可以膺受多福而與吾女與吾兒亦定非夭札薄命者若以爲父母餘殃則汝父之賢不宜有此雖吾亦自省平生無甚得罪於神明者矣然而至此極者果何爲也果何爲也吾與汝父旣白首窮獨無復有生世之趣矣獨未知汝輩所歸者何處而其得相聚遊樂一如人世間不落莫否抑且

顧慕父母不能忘情而畢竟同歸一處不永離絕否若是則生者與死皆可以無恨而神理冥昧又孰能測度耶嗚呼其可哀也以余屏居郊外汝死後不得一哭靈筵玆當祥期之及感念傷痛若在初汝疾病沈篤莫不以躬爲文告哀亦不盡情愍愍此恨汝宜知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女吳氏婦文

維歲次辛巳七月丙戌朔十五日庚子卽亡女吳氏婦初朞之前二日也其老父自東郊舁疾入臨因設奠之設而文以告哀曰吾年五十備經禍故屏處田野枯槁窮約於世間一切富貴榮華旣皆斷置無復有所覬矣唯以汝兄弟次第長成婚嫁以爲目前無札瘥夭昏之患人或歸福於余雖余亦自以爲人生得此於分已足苟無他故以沒餘齡可矣嘗以是語於汝母汝母亦未嘗不以爲然矣嗚呼此福此願豈其幾哉而天顧何爲而遽奪汝又何爲而繼奪阿崇使余白首之年兀然爲天下至窮人耶人之有子莫不欲男多女少者常情也以余之有五女一男也而其憐汝顧甚於人之一女者以其靈心慧識不止爲閨房之秀也其視崇乃多於人之十男者以其儁材

偉器必能有以昌大家聲也是以雖窮居無藉而入
而見汝之在側則言笑怡然出而見崇之隨後則志
意充然蓋自農巖以至三洲十數年中鮮有不樂者
徒以汝兩人耳崇在而汝死余固若割其半體崇死
而余則無身矣居則忽忽行則芒芒殆不知天地之
爲大而日月之爲明若是者雖欲以須臾之頃復求
如前日之樂安可得也汝輩平日孝愛甚篤至一朝
棄父母相隨續而去若是邁邁以貽戚於無涯豈所
欲哉無亦命有所制而不能以自爲鬼相催促而不
可得以踟躕也歟然汝之姿相豐端崇之氣骨磊落

類非嗇於命者況其慈良溫恭正直仁信又寧有得
罪於神者耶然則使汝輩至此者又曷故哉嗚呼我
知之矣此皆余賦命奇窮不足以保子姓而釁孽深
積殃禍於所鍾愛耳惟我之咎汝輩何罪汝之兒子
好經痘疹骨格漸成將來似可望每來撫抱如見汝
面汝曾不能少留至今以觀其扶床坐膝嗚呼何其
窮也然汝猶有此一塊肉而崇則無之此其窮又甚
於汝矣然而崇之無兒余爲無後非崇之窮乃余窮
耳使汝有知其必不暇於自悲而爲崇悲又不止爲
崇悲而爲父母悲也余自哭汝輩不忍復歸舊居去

歲冬未出寓東郊與汝叔父相依止旣去京城亘十
數里耳疾病沈痼不得出入歷春徂夏廑三四來哭
汝而汝之亡日且周矣禮制有終筵几將撤他日復
來嘗於何而哭汝耶東望三洲渼水清泠是惟汝疇
昔之所樂其尚從余而歸去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靜觀先生文

維歲次辛巳八月丙辰朔二十四日己卯靜觀齋李
先生之柩出自加平朝宗之舊墓覲而至楊州靈芝
洞新卜之原將以其九月初五日己丑葬前三日丙
戌外甥安東金昌協始克扶病來哭設祭爲文而告

曰嗚呼先生之墓于嘉陵今兆有三禩其木幾已剶
天矣雖金聲玉色永閟於土中而遺風餘韻之肅然
在人間者猶足以起偸而廉頑況余之早親門墻固
已悅服乎當年及其旣壯而老備八事之推遷益知
其見幾之明哲衛道之誠切志節之卓邁心事之灑
落世無復有此賢矣每念今日儒林礫裂風俗崩壞
而吾道日益迍邅使先生而在則尚可以救得一半
而顧何由復起於九原也觀世之喬宇嵬瑣眞若頑
頓無益於時而有害於名敎者類多黃馘而華顚有
壽考之偏畀於彼而獨先生不能以久延也此誠可

爲太息流涕而深有憾於秉壽夭之權者也若小子
之禍故自廢雖不敢妄擬於先生之高蹈而棲遲丘
壑跡則相隣即平昔一二所聞因復得以追理於簡
編其或有疑而有得頗亦知當日忘食忘憂之所以
然惟性命之微妙與象數之繁賾實先生所嘗研究
而貫穿此其說圖具於周翁之圖邵子之書以下逮
於二鮑之所論鑄顧淺陋無從講質只有撫卷而興
歎盖自窮居而學道所以慕先生者愈切於前矣乃
今搖拒再出英爽如還而新兆之上文正食於太極
靜觀之間光其俯仰左右林巒澗谷臺池泉石皆昔
杖屨之所相羊而冠童之所蹁躚豈故壠之濛嗜囿
先生所以睠懷此幽棲而亦欲一見我門人耶然而
儀形莫覩謦咳無聞而復永歸于重泉惟發死之深
慟若新顏於泰山陳一觴而告訣聲淚出於肺肝嗚
呼哀哉尙饗

亡兒初菁祭文

維歲次辛巳十月甲寅朔二十日癸酉即亡兒初菁
之日也以　國喪在殯不得行殷祭略陳一觴之奠
而其老父力疾爲文以侑之曰嗚呼汝之棄我而不
返我之喪汝而獨存忽已三百五旬有四日矣何汝

之若是慼而吾之甚頑也吾年過三十始得汝而汝
英達夙成自其五六歲時已能從我周旋於外及余
禍釁屛廢窮居幽獨十數年中唯與汝相依爲命其
出入起居惟汝疾病憂患惟汝登山臨水漁釣上下
惟汝良辰暇日飮酒賦詩陶寫閒燕亦惟汝治園圃
築臺榭穿池沼種花栽樹亦惟汝講論古今人物文
章高下事是非得失亦惟汝以至賓客門生出入往
來應對接遇亦惟汝而汝之風度格韻言論識趣又
鮮有不可於吾意者蓋相與泯然而會怡然而適不
復知窮約之爲感而千駟萬鍾之可慕矣父子之愛

人孰無之而其相得之樂又豈有如吾與汝者哉然
汝曾不以是爲可懷而決然長逝獨留余在世間無
所憑恃而爲生嗚呼何其慼也始吾哭汝惝怳冥迷
不知汝之果死而身之爲孤獨矣及其旣葬而歸客
散門空戶庭閴然內則惟汝毋汝妻汝姊外則唯二
三門生時來時往而始覺汝不在矣吾處而待坐者
誰歟吾出而從行者誰歟吾言而聽者誰歟吾吟而
和者誰歟吾歸自外而迎拜於馬首者誰歟兀兀踽
踽忽忽倀倀如壞木之無枝如死灰之不然人生如
此寧有可樂然猶飢而求食寒而求衣疾病而求藥

以苟延歲月之壽甚矣吾之頹也人以余久病未瘳
意其過哀致傷輒戒以棄置勿思夫過哀吾固無之
思則安能勿思開卷則思有酒食則思見古人好詩
文則思遇事有可議則思出入見後生年歲與汝相
近者則思遇山水則思草生花發則思風淸月朗則
思聞鸎啼蟬吟鴈鳴鶴唳則思事有所感物有所觸
夫何往而不汝思思之而不可見哀固從之然哀猶
可制而不至於已甚思之發於邂逅而循環於無窮
者吾又安能已之耶須是此心如墻壁而後可也吾
雖頹其能然乎要之一息未泯無非思汝之日而况

世間日用事物生人之所共娛樂無一而非感傷之
端矣以吾衰病其將何以堪此而汝之孝心亦豈欲
以此遺父母耶然而汝往而不復返吾生而不能死
以至今日則天時周矣汝之諸父諸兄與朋友之親
密者咸來赴期若將復見汝而汝終不可見吾則衰
麻旣除遂同乎人矣信乎汝之恝然而吾之甚頹耶
將天命人事固有不容已者而非吾與汝之所能爲
耶嗚呼寃矣嗚呼酷矣言止於此矣汝其聞乎不聞
乎抑有悲乎無悲乎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兒墓文

維歲次壬午三月壬午朔初十日辛卯老父力疾來祭于亡兒崇謙之墓瀝酒長嘷而告之曰嗚呼崇謙汝何爲而至此汝何爲而至此吾以汝正直磊落言議不苟謂可以樹風節於末路吾以汝通曉敏達懷慨敢爲謂可以建事功於一時吾以汝詞藻風茂才力豪健謂可以高步藝苑軼古而邁今吾以汝識慧透悟淸明寡慾謂可以卒反儒學事半而功倍矣今顧何爲而至於此耶死生窮達之際其理固微然亦有可推以知者氣淸者類多脆薄則才固有不壽者矣質厚者或少發揚則善固有不達者矣若汝之高標秀氣豐軀盎背即其表而觀之亦豈夭促之法窮賤之相哉而然而至此者何也若謂余蔽於父子之私而所見者謬也則自汝之幼而至於長近而一家親戚遠而四方人士凡一見汝者無不賞其風儀而服其才志異口同辭稱爲國器若是者豈皆謬哉而然而至此者何也然余尚以汝志氣太剛決心事太白直凝靜沈密有所不足慮或妨於致遠常以是爲戒然古之名賢君子其資禀氣象固亦有類此者雖其年壽不永而要皆卓然有立於世苟能如是足矣何必期願余雖不以是形諸言語而隱之於心未嘗

不以此自恃誠以天之生材固不偶然作人如汝終必不洩洩以死此其理宜可徵也而然而至此者何也豈亦時運之衰天方斬於生材而齷齪渙㴲之徒相望於世於是而一有英秀特達者出焉則固天之所仇疾而其祿喪夭閼使不得有爲於世者亦其理然耶若然者其始又何爲而生之徒與人爲一場戲劇耶豈以余獲罪於天而使汝至此也歟則自省平生忠信正直雖不足以感神明而若乃忌忮刻害陰譎詭詐可以積殃而召禍者則亦不覺其有是也獨於年來冒竊學道之名妄爲人士所尊而實無以副之矣則欺人欺天爲莫甚焉故天以是罰之也耶設令如此亦何不勦絶吾命而顧使汝有才無罪者罹此夭枉之災耶豈以余年已五十死無所恨必奪其所鍾愛使其白首窮獨飽嘗痛毒然後方爲酷罰極禍而可以懲其罪也耶將天與人固邈然不相關而壽夭窮達未始有命之者耶抑雖有之而人事之所推盪命亦隨之以消息故汝之稟於天者雖未嘗不厚而其護養之不謹疾病之失治固有以夭閼之者耶若然則其所可悔可恨豈止一二而吾安敢責命於天哉然而終古聖賢於死生禍福之際要莫不歸

之於天者又何謂也此余之所惝怳疑惑而莫測者
也然而無論命與非命有以致之與無以致之汝則
旣死矣百身不可以贖而九原不可以復作矣苟達
觀者固宜置之無可柰何而其不及者亦可以日遠
而日忘矣顧余之寃酷痛毒歷時而愈深觸境而難
忍者誠以身世之窮獨情理之苦切有種種可哀者
耳世間喪子者夫亦何限而率皆有可慰者有他子
則可慰有孫子則可慰今汝死而只吾孑然一身耳
生而莫養於下死而無託於後天地茫茫形影相吊
若是者吾將何以自慰耶此其可哀者一也吾與汝

血屬旣絕矣嗟有早立汝後置吾膝下以所以敎汝
者敎之而幸其成立則汝之餘韻遺緖不遂至於泯
絕此吾之日夜所耿耿也而汝羣從九人已娶者六
人而致謙去歲始生一男餘皆無男獨濟謙有二男
然其弟亦無子早死則其能與汝爲後未可望也然
則汝後事不但目前無指擬處雖遲以三四年或六
七年之久而亦難必矣吾衰疾已深日夕凜凜誠恐
一朝溘然此事遂已以爲吾無窮之恨設令吾死而
有哀而置其後者其在吾與汝爲所不知何人苟不
絕享祀則可耳卽吾與汝平生所存何得知其一二

而繼述之耶此其可哀者一也余自禍故以來絕意
仕宦屛居田園雖其窮約已甚而尚幸汝兄弟無故
室家粗安汝旣頭角嶄然才學日進而吳女又聰慧
識字居然一男子每出入內外造侍傍側談說詩書
以爲至樂而不幸吳女遽死則吾之生趣已減半矣
然猶自慰者徒以汝在耳曾未幾何而汝又至此朝
夕之所覩聞者唯汝母之淚顔與汝婦之哭聲耳自
是以往雖欲復求如前日閨門之樂何可得也此其
可哀者二也汝之事親略於文而深於愛以德愛而
不以姑息其意常欲吾盡善無過苟有所疑未嘗[illegible]

聽余亦自懼所爲或下善以爲汝憂故遇事難斷必
以問於汝汝卽一言判決使無疑於取舍此其爲孝豈
區區服勞奉養之比哉而汝今死矣有過誰當我告
有疑誰爲我決耶此其可哀者四也自余閒居後生
之相從問學者前後幾數十人而皆以汝爲主汝能
壹接以恩信日夜遊處與共善談幾善敎矣使皆感
悅余始猶慮汝應接旣多酬酢難調頗有所戒飭旣
而遂不復以爲憂而余又得因汝而察識其人才德
心術處之幸無甚失焉則汝之助爲大而古人所謂
使門人益親者竊幸其得之於家庭之間矣今吾固

不忍復接學子而雖有來者亦悵悵焉莫之爲之先焉
自此吾之門墻將日益寥落而區區講學之樂不可
得以復張矣此其可哀者五也洞陰山水余所樂也
汝之樂之尤甚於我自幼從我於此其幽林邃谷淸
湍白石凡吾所往汝無一之不偕也亭臺池沼漁釣
栽種凡吾所事汝無一之不與也及吾出住楊山亦
每歲春秋輒一往焉則汝又未嘗不從或有故未從
則余心固悵然而汝尤以爲大慼必追從獨往以補
其缺其往也必留連旬日以窮山水之樂而汝又善
釣魚每以是供吾樂而且以助饘養焉庚辰春余又

作此行汝與任生弘載從之而伯父時適有華陰行
亦踵至二宿而去遂送之于雲門谷轉入白雲寺觀
魚于仙潭玩瀑于曹溪則有山僧之酒野人之飯焉
其還也徧歷鶴洞鷺洲蒼屛金水諸勝則又有地主
之杯盤焉蓋游事之瀾漫前所未有而天時陰晴春
物早晩又無一不可於意者汝心最樂賦詩甚多其
敏速豪宕殆令老父閣筆余詩所謂孺子興過我有
詩欲成什者是也嗚呼曾謂此行之不復再而汝之
洞陰之詩遂止於是耶吾雖以毋氏年衰不忍遠離
姑盤桓於近地而若其畢命之所則每以洞陰爲期

此園吾家之鹿門而况汝之樂此甚於我則吾雖死
而溪山有主矣余嘗種五粒松於庭顧而謂汝曰吾
老矣恐不能待此此等正爲汝地耳竊謂吾死之後
汝當思此言豈知人事之反易乃至於此耶龐公盡
室之計固自此永已而馬首亦何忍復享耶淸泠之
瀨將不得復流觴矣明月之磯將不得復垂釣矣白
雲之寺將不得復襆被矣仙潭不復憩而曹溪不復
濯矣溪榭之未盡葺者將任其毁頓矣池沼之未盡
疏者將任其湮廢矣卉木之未成長者將任其蕪沒
摧廢矣平生會心之地不惟不忍復往亦不忍復問
焉則將使我何以遣餘年此其可哀者六也三洲之
築亦汝所從臾余以其江山淸曠又密邇先祖祠宇
於蕺修尤便故遂定居焉汝旣與諸學子同處院齋
日往來於余而余亦不時至院講誦之暇間以游泳
或曳杖而望遠山或挐舟而溯中洲汝未嘗不在余
側而至於春秋釋菜之餘鄕飮綿蕝之際冠衿成列
簫序行歌風雅之辭而追舞雩之風則汝又未嘗
不在其間也余旣作亭宅前而汝又與一二同志規
置一小屋其側以爲肄業之所而余亭未葺汝屋未
立而人事遽如許矣余旣葬汝不忍復歸舊居姑以

汝几筵來就石郊因與汝叔父相依度日而此亦非久遠計早晚或不免東歸則近自戶闥庭階以至院宇齋舍磯石汀沙無非汝之蹤跡而江山雲物之森然在眼者皆昔之所共賞歎而賦詠者吾何忍復見此而捨此又將何往耶此其可哀者七也凡諸可哀之端何可勝數而略而言之有如此矣生民之事固莫大於嗣續而閨門詩書之樂家庭道義之助朋友講學之益山水賞心之趣亦豈小哉吾窮於世無他樂願所自以爲得者唯此數事耳矣汝死而悉皆虧裂使余入則煢煢出則惘惘內外遠近無一之可慰

而甚至於寄身無所此皆汝一人之故吾雖欲置之無可奈何得乎吾雖欲日遠而日忘得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余自臨穴遣汝歲時再更而疾病沈頓不得更撫汝墳今當寒食始克扶舁率汝婦以來歷宿三洲花木翳然江水澄綠而汝友二李方棲院齋觸目驚惕若將復見汝而唯此荒山之蘿數尺之封又何爲者哉以汝之長材偉志逸氣豪情其尚能安此寂寞乎汝雖無知無悲而生者其可以忍此乎汝之所存有不忍泯沒將樹短碣以表汝墳而環視一世無可屬筆吾須自作耳然汝弱冠早死事業無所表

見其父之言誰當信之汝之詩稿諸友謀欲刊行已
就汝三淵叔父刪定爲二百八十餘篇可繕寫入梓
然汝於爲詩不肯作東人一語必欲直闖少陵閫奧
而後已其於不朽亦不以三數百年自期而必欲炳
耀千萬世而後足焉今以寂寥未究之業而欲傳示
來後則汝之心能不且悲且愧矣乎昔邢居實亦年
十九而死而蘇子瞻題其遺稿曰此亦可以藉手而
見古人矣今其文雖不盡見而其歆風三疊朱夫子
附之楚辭之後人至今誦之其爲不朽亦豈在多汝
之業雖未究所志之一二而其於藉手見古人亦幾
可以無愧矣世無具眼者則已矣苟有之則豈遂沒
沒而無傳耶汝之靈其尚以是而自慰也耶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汝死後吾凡三爲文哭汝矣然以病昏
神塞率不盡所欲言記昔吳女之喪余方草祭文汝
時在傍余顧而謂曰古人祭文類皆簡約其多者獨
韓文公祭十二郎文耳今當從其簡者爲是乎汝以
謂在今恐須從多蓋以父子之親死生之訣惟款曲
寫情可耳不必拘於文字體格也夫以汝平日意思
如此而於其死也終不能盡吾之所欲言則不但我
心如結而汝之靈必有悵然於泉下者矣嗚呼此何

可忍今玆之來蓋將悉吐出胸中之積哀而及當爲
筆又復茫然其所不盡者尙多惟有歔欷之聲與歔
唈之淚以繼之而已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李樂甫文

維歲次壬午七月庚戌朔初八日丁巳友東萊金昌協
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哭祭于故李君樂甫之靈而文
以侑之曰嗚呼樂甫之於爲人亦可謂不易矣端良
易直其質美矣孝友慈恕其行仁矣是非別白言議
不苟識見之明且正也文辭贍暢風調蔚然才華之
敏且富也以是而行於世宜莫與之爭先而樂甫方

且自視欿然乎居恂恂若無一能而於人之善則又
誠心推服如不可幾及嗚呼此豈獨今世之所罕雖
古人亦以爲難也使天道而與善則所謂壽與祿者
宜樂甫何往而奈何其奄然止於是也斯誠可爲長
慟而深悲者也然從古以來賢人才士不幸無祿如
樂甫者固多而其不及樂甫者亦多是不待於遠觀
而如吾家崇兒亦其一耳嗟夫樂甫之於崇也豈不
嘗推以爲絕世奇才而期之以遠大事業乎然其年
廑半於樂甫而其窮有倍於樂甫則如樂甫方存乎
見羨又何悲焉顧余十五而入樂甫之門撫樂甫子

方孩而見其長也提挈上下三紀有餘兄弟朋友恩
義兼備雖其間合散遠近之不常而心期之款款者
固如一日矣余旣永謝世用而樂甫亦非營於更役
者三洲之濱靈芝之洞吾挈吾兒子從子伯以相與
追游徃來於山澤間盖將有日焉而今不可復得矣
則樂甫之亡又安得使余而無悲也嗚呼余始哭樂
甫七日而哭吾女又二月而哭崇兒其明年七月又
哭樂甫之大夫人兩家之禍世所稀有余雖忍不即
死以至于今而疾病慘怛人理都盡汔未能致一爵
於樂甫今玆之來几筵將撤萬事已矣一慟何及惟

冀樂甫無我有尤而來擧此觴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父谷雲先生文

維歲次癸未三月丙午朔初三日戊申從子昌協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伯父谷雲先生嗚呼人莫
不樂有賢父兄亦莫不欲其子弟之能世古今之同
情也然而二者之相得則亦難矣惟我先生清德高
節雖在百世之遠猶且想像興慕而願爲之執鞭況
以小子而得之於家庭之內其樂宜如何也若小子
之愚蒙不肖誠無所比數而先生之愛之也不惟不
棄而若有取焉不惟有取而若有契焉則亦以其氣

味趣尙或有一二近似者焉爾况自禍故以來小子
之所仰望以爲生者獨先生而已而視先生之意亦
屢顧一世無復有會心人而惟小子兄弟爲可與語
耳是以平居杜門罕與人往來而每遇小子趨侍則
色輒歡然言笑亹亹終日忘倦蓋自經傳子史義理
文詞之趣賢人君子道德言行之懿以至田園耕釣
之樂山水登臨之勝討論商略靡所不究凡諸一話
一言固莫非教而至於千慮之得又輒聽然領納盖
家庭父子之間相與爲師友知己此誠人倫之至樂
古今之所難而在小子得之則爲已幸矣况先生春

秋雖高而神氣益茂精明强健人莫能及其年壽之
所至固不可量而小子之得侍左右爲日且無窮矣
孰謂人事之難測而先生遽棄小子而先也嗚呼盛
衰存亡哀樂之不可常固自昔而然而在小子今日
則尤有無窮之感焉農巖之有葬廬實小子畢命之
所而其去先生谷雲之居只隔一大嶺小子病羸雖
不得以時操几杖於巖居川觀之際而若其亭臺之
題品峰嶺之標置固無不預聞而亦嘗承命而爲之
文字者多矣若先生則不惟於經由臨訪而間或留
止旬月徜徉忘返以至童孺兒女亦皆蒙提挈從遊

於泉石之間至今歷歷如昨日事及後小子爲近老母移住三洲則雖不得復如前日之爲而區區晩計固亦嘗不在於彼先生雖亦以先廟在京不免寄徃來於城裏而丘壑之志老而彌堅一年之中强半在山窩庶幾異時得復遂歸依之願而人事之變遽如許矣嗚呼尚忍言哉記昔庚辰之春小子自三洲從兒子崇謙歸尋弊廬先生亦以其翼日自京踵至二宿而後入山小子與崇謙送之于元化壁下于時風日淸美四山皆花先生顧而樂之駐馬徘徊題詩石上而去乃是歲十月崇謙死越五月先生又棄世其

視前游直轉眄間耳又況吳女前崇謙三月死今又李女死矣此皆向之提挈從游於泉石間者而數年之間零落殆盡獨小子衰疾不死孑然在世俯仰上下無所因依卽他日復歸舊山而疇昔之樂尚安所復得哉其亦繫馬柅車杜門終身不復問東峽之路而已惟先生之有靈亦必慨然太息於斯也嗚呼世道之壞風俗日偷而老成之典刑盡矣惟幸吾門之有先生而其高潔之操足令貪躁者息心正大之論足令詭隨者汗顔而其謹厚謙恭之德尤可使儇薄矜傲者知所警焉是以擧宗望之若景星之在霄漢

日觀之在泰山一以爲光華一以爲標準而雖嘗世
學士大夫亦多瞻仰而矜式焉則先生之敎固自家
而漸於國矣天之不遺實吾黨宗之無祿而亦斯世
之不幸豈獨小子一人之私慟也哉嗚呼小子之不
見先生久矣其始也尚疑其入山未返而籠木之亭
不知之菴髣髴見其曳杖而行隱几而臥盖將歷雲
門躡太華以從其游而病莫能與也乃今歲月愈邁
轂燧再易而終不見先生之返也則先生其果棄小
子而小子其不復得見先生矣一酹雖晩而終天之
訣其始於此矣嗚呼先生其尚哀憐而顧我乎嗚呼

固如是耶而彤史之職廢又久矣其有能表厥懿徽
以昭焯於後未可知也雖然孺人則亦何憾矣可悲
者獨吾弟也自昔詩人於夫婦之際白雞鳴之儆戒
縞衣之娛樂以至旨蓄御冬之感死生契濶之感見
於歌詠者備矣要之皆人倫之恒情室家之常事也
而猶且反復詠歎低徊惻怛有無已之思焉況吾弟
之與孺人所共遭罹而經歷者何如哉天地崩裂雪
霜晨薄忍而不死假息窮山亦惟長爲農夫以沒世
耳乃孺人委命任運不憚窮約裙布操作壺棗饁耕
輒以身任之而不辭此其艱難之際綢繆之篤豈止

風人之所詠已也固將執手勞勉相期於白首之久
如古人所謂無忘在莒者而朝露奄及中道棄捐使
此鮮良之生者益踽踽焉無復人世之趣甚矣吾弟
之窮其可悲也自吾兄弟之竄山間也吾與六有同
築室於一塢之內環堵接連笑語之聲相聞婦女子
姪日更迭還往無昏夜之間其或春秋暇日登高而
臨流延圖而觀稼亦必吾兩家共之常以爲窮約之
中此猶足樂而以吾家之窶也孺人懸念有加隨急
賙救亡論米鹽醯醬卽一味之甘必以相分以至羹
熟而未寒菜濯而未晞而亦以時亟饋也余盖隱之
焉則其爲罰已酷而亦足以懲其惡矣豈宜復夭汝
命此余意汝之或不死也余之所自忖於其中者旣
知此而汝亦屢經危域綿延不絶以至累歲之久則
益復意汝之終不死也豈謂汝竟欺我而死矣汝嘗
謂吾疾非不知難醫而吾必欲忍而不死者以吾父
母情事慘毒庶復爲人娛侍膝下以少寬其意耳斯
言可悲天或見憐而豈謂汝竟棄我而死矣嗚呼酷
哉嗚呼痛哉始汝之舁疾而來也不惟就近醫藥盖
將因侍父母以便調護而余性疏濶且昧醫理看救
療治率多未善及汝弟姊相繼死於目前則余不忍

復任汝病而適汝舅家自驪至京遂以汝歸之余則出往郊外不復得與汝相守矣前月以後連聞汝病情漸加而余方有所苦至十六日夕始來視之則危證疊生已無著手處矣閔黙坐視遂至於此是余辜負汝所以來之意而永慚於爲人父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往在己卯春汝自三洲歸于驪余與汝母及弟妹臨江岸送之見其便風掛席渺然而去爲之悵望移時至不見檣影而後已此特生別耳而猶如此今汝之歸豈復有返期而當使余何以爲心耶余今尚病雖不得護汝柩以行而於葬也當往臨穴汝尚歆余一酌而安以卽路無或顧戀躑躅而不能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相北溪李公文

維歲次癸未六月乙亥朔十八日壬辰安東金昌協聞外兄左議政北溪李公啓殯有日略具野人之饌來自東郊哭訣于靈筵而侑之以辭曰古難大臣非才之謂負重居尊所貴者器偉歟我公克稱厥位堂堂其威豎豎其毅豈如夫人便儇嫵媚姑息爲惠紛更爲智我則確然不軒不輊坐鎭巖廊百僚所畏大鏞金鍾其重不翅國有變故衆情恟懼顧聽瞿瞿胥

爲身地公不一言以覬後利謫口讒謗不撓其志惟
此一節百世可記餘事謹廉未足爲懿盡萃以死亦
見自致人生一世如詘伸臂身名兩全哀榮克備在
公何憾浩然無累邦之無祿善類所慨去棘于廈幾
何不墜惟昔先子公實學事甥舅師弟恩義並摯海
島之音諳孤是寄嗚呼小子敢忘此意當公捐館適
我先忌祀事方徹走哭于次長嗥一聲百哀俱萃餘
生凛凛誰適與庇去歲鄉扉公枉車騎二三兄弟鱗
次以至流連觴酌倚薄荷芰天時環周俯仰興喟一
擧來莫不見公醉我淚之傾我悲曷旣嗚呼哀哉尚

饗

哀辭

亡妹哀辭 幷序

維庚申十二月初四日乙丑吾妹孺人金氏以乳病
卒於蓐後六日所生女亦死嗚呼哀哉人年自五十
以下已謂之夭而今吾妹則僅十有六年矣其死也
以產育而終亦不保其遺孩嗚呼又何酷也吾妹生
而明秀警慧絕特自其爲孩提言動擧止壹似成人
長益完好德氣睟然雖其潔淸高邁不可以一物浼
而慈仁愛人溫厚有容於婦德無所不備以此父母

奇愛之吾兄弟丈夫六人而妹又爲獨女然未嘗不
借其不爲男也其聰明絶人耳目所涉雖細事亦不
忘諸兄弟相語或事有久遠不可記者輒以問妹妹
即指別言某日某時事曲折如此徐以驗之十不失
二三也諸兄弟愛其聰明嘗欲授以詩書輒辭謝不
肯而顧獨力於女紅縫紉之事然間爲道古人嘉言
善行輒亹亹樂聞也吾家素多事母氏又宿疾沈淹
多在床第妹自八九歲時已能左右輔助使囊篋細
碎無所遺漏而間或代秉家政又綽然有裕吾兄弟
各娶婦入門其人長少緩急各不同而妹能壹接以

愛敬不以毫髮置厚薄淺深諸嫂亦感愛之於其沒
也哭之甚哀逾於其私親嗚呼吾妹之賢如此矣是
豈不可以壽考享福而今若是者何也古人有言曰
氣清者數局嗚呼豈其然哉吾家隆顯人見謂紈綺
富貴而妹又鍾愛於父母意其平生豪華逸樂無所
困苦然自頃乙卯以來家大人竄逐南海上去京師
幾千里地遠而卑濕瘴霧炎蒸蟲蛇之所聚不能一
日寧居而旣又北遷鐵原則於京師稍近然峽俗荒
陋又其居處飮食甚惡無一適意者自吾兄弟猶往
來省覲未嘗有終年淹也而妹獨終始五年備嘗艱

困以故居常鬱鬱不樂無暮望京洛思與兄弟姊妹
相聚爲樂而不可得今幸復見天日盡室入城而姊
則死矣是其平生憂愁困苦之日常多而歡愉逸樂
蓋無幾也若是乎其命之窮也吾姊年十四而嫁旣
嫁三歲而未及歸夫家今其沒也乃斂以嫁時之衣
與所將以見舅姑者嗚呼尚忍言哉婦人之歸夫家
也猶士之仕於朝也非是則無以見其德美焉若姊
之賢纔不得壽考享福以比於他人庶幾其少延歲
月使得歸見舅姑以著其柔嘉淑哲之德亦可矣而
今乃不然使其昌容懿行掩抑於閨房之內遂以沒

世而不復見也天之生是人而與之德美者抑何爲
也死者而無知則已矣即其有知吾亦無辭以可慰
矣然且握管濡淚作爲此辭者亦以寫吾悲而已悲
夫悲夫痛矣痛矣辭曰
嗟嗟我姊生絕特兮淸瑩灑落又溫穆兮兟兟弟兄
文夫六兮爾在其間皎如玉兮詩書洋洋耳則熟兮
麻枲箴絲紡女職兮歸于吉士孔嘉樂兮女圖陳前
昭訓則兮鑑古碩媛以自飭兮雍雍淑愼具令德兮
神之聽之宜壽福兮胡寧不弔奄此酷兮哀爾夭椓
崇生育兮曾是吉祥反爲虐兮呱呱墮地不三夕兮

而又不遺綿血屬兮露電泡沫滅無躅兮哀哀慈母
懷痛毒兮寤寐摽擗涕盈襟兮清泠爾音麗爾色兮
俯仰左右盈耳目兮爾有裳衣手所作兮雜珮璧繡
囊箱篋兮將汝爲容舅姑側兮斂以送從衰易絰兮
寥寥寥虛室垂素帷兮像設爾居儼平昔兮衣衾盥櫛
陳荒席兮朝晡上食有酒肉兮睽其若存竟莫矚兮
冬春代謝運化速兮陽氣奮發霜雪瀡兮句萌絪縕
物皆革兮嚶鳴下上鳥相逐兮哀爾永逝獨安適兮
嗟哉日遠不云復兮長懷永慕胥虛廓兮茫茫大化
無畛域兮死生其間若蟪旭兮終要歸盡孰延促兮
嗟哉茲理我所識兮持以告汝且自抑兮耿耿余悲
終莫塞兮哀哉爾魂亮曷釋兮

李孺人哀辭 幷序

崇禎辛酉三月某日驪興閔君靜能之室孺人延安李氏娩而得女越幾日某甲遂以疾卒其年廑二十四於是安東金昌協喪其妹纔數月矣聞孺人之喪泫然泣下曰甚矣孺人之窮似吾妹也女子之嫁莫不願有子此人之情而詩人所以歌芣苡也今乃以是祟其身遂至於死喪而嗣續之事亦無賴於是焉此天下之至戚也吾妹不幸既嬰是禍矣而今孺人

乃復罹此也卽其年命夭促而志意掩抑以重貽父
母之哀者又無不相似也豈其運氣之不佳而所値
者同耶天之於吾人抑何甚哉雖然以孺人而視吾
姊則亦多矣吾姊年甫十六嫁纔三歲而生不得一
登舅姑之堂以成其爲婦沒又不保其遺孩而並命
於旬日之間是其死生終始無一不窮者而今孺人
之年則視吾姊已加八歲矣又能歸事尊章以效其
婦道而呱呱之兒今且無恙其成長或可幾也以此
言之豈不亦多矣哉雖然自吾之哭吾姊聞人死喪
有髣髴於吾姊者輒爲怛然傷心況孺人又自爲吾

妻之弟耶記吾年十五而入靜觀先生之門先生愛
我特甚視之如子故其諸子女之視我也亦一如兄
弟焉孺人時蓋八九歲矣余日侍先生之側見其左
右嬉戲至今如昨日耳而先生之墓木將拱今又哭
孺人也嗚呼人事之變如此豈不益可悲也哉孺人
天賦淑善少旣擩染庭訓及歸法門益自毖飭勤儉
貞順婦德日進使其享之以年則必能宜家宜室以
篤祚胤矣而不幸止此可惜也已余旣託在姻親慣
識其懿徽而重哀其窮之似吾姊也於其葬也作辭
以哀之俾執紼者歌焉辭曰

夫何碩媛之淑靈兮奄盛年而離殃方春夏之相交
兮物無生而不昌哀人命之獨不時兮曾不得比乎
衆芳遼哉天道之濶遠兮孰致詰於冥冥背平生之
所居兮將託體於山岡委琴瑟而莫御兮廓閨房之
泠泠鳴牛之山松栢欝欝兮與靈芝兮相望聽先廬
之不遠兮魂往來兮不永傷夫惟耳目之不可接兮
俾生者兮難忘嗟噭噭其亦何及兮願委大化之茫
茫

外從祖母孺人李氏哀辭 幷序

維歲次壬申四月某日某甲外從祖母孺人李氏卒于東川
那月里之第舍春秋六十有七小子昌協時伏在永平山谷
中聞訃踰月乃始克匍匐間行而哭焉嗚呼小子協始生于
外氏自其襁褓而至於孩提也孺人實與吾母更抱互視
置腹坐膝撫愛煦姁及其長也猶歷道見時一一喜
可稱者至爲彷像其聲音口角以爲歡笑若是者小
子何敢忘焉顧以遭罹酷罰窴身荒谷隔濶四三年
不得復承顔色而遂成終古之訣俯仰傷痛肅有既
乎嗚呼惟我外氏積德累仁而天不見佑從祖三人
皆盛年夭閼諸祖母既煢煢孀寡爲世所悲而孺人
又獨無一男一女人益悲其窮焉及吾舅爲孺人之

子而又連擧丈夫子二人迭入其抱以助含飴之樂則昔之爲孺人悲者乃更歆豔歸福此豈天道之定耶孺人入羅氏五十年其德美之著固不暇悉數而尤篤於孝敬甚爲二尊人所宜姑鄭夫人老而疾孺人扶侍調護至誠勤劇悉斥其髻飾篋實具甘滑瀡滫匙箸進養之以至袵席溫凊苛癢抑搔之節皆孺人身任之一以爲子女一以爲婢御而未嘗告罷焉至其子吾舅也撫育之勤慈愛之篤終始三十年無毫髮之憾覩者不知其不出於其腹也嗚呼孺人之德如此宜乎天道之卒有定也獨恨福慶方始崦嵫已及使家園板輿之娛長筵稚齒之樂未究百年而止於是也此又不能無憾於天者也小子旣感孺人之恩愛又悲吾舅之孝思於其葬也輒爲挽詩一篇以代相紼之役而略叙其所以如此云詩曰

吾舅犖犖出人姿天與夫人使子之有子於無煢蕤從以兩孫麒麟兒扶牀繞膝朝夕嬉珊瑚木難列堦墀怡愉歡哈無不宜養志非但口體爲恭惟懿範守壹㚖盛年哀吟柏舟詩報施茫茫人或疑飭以晩福方始知冉冉愛日逝難追曷不百年孝子慈千傍須女翳星旗瞻望中宵血沾頤牛眠新岡協著龜周

術雖未卽有期桑梓接連神道敍光氣蔥鬱吉祥慈
緘辭寄哀雙淚垂欲往臨穴足如縻

四嫂李孺人哀辭 幷序

孺人完山李氏吾弟大有之配也年十六而歸二十八而卒蓋入吾門二十有三年矣而其媚於尊章宜於夫子諧於姑娌兄弟以及于親戚鄕黨者在已終始無貳行在人遠近無貳辭嗚呼此何修而然哉亦惟曰柔順謹愼慈惠而已夫順者行之經也愼者事之則也惠者德之施也三者具而婦道得矣宜其無往而不善也惜乎降年不永福不侔身天道之莽莽

哀哉尙饗

祭亡女李氏婦文

維歲次癸未三月丙午朔初七日壬子亡女李氏婦之柩將自漢師寓所轝而浮江歸于驪州之舅家前二日其老父泣涕爲文瀝酒長嘷而送之曰嗚呼汝又死乎汝又死乎汝姊汝弟之相繼喪父母死者幾時而汝又死乎汝之得疾已五年矣前後易醫數十用藥以百數而卒無一效然余尙意汝之或不死也而汝今竟死乎汝生質甚美淸明洞澈表裏無瑕璺敏聰慧絕出倫類至其孝順友悌則自幼及長無一

毫咈親意而忤同氣其正直通達則凡世俗婦女一
切偏私媢嫉之態絶無有焉若是者可謂難矣然而
氣之淸者其數多不長才之秀者其蓄或不厚而仁
心善行類不獲見祐於天此吾所已驗於汝妹汝弟
者也豈謂汝之獨不然而猶意其或不死者何也始
汝之疾方劇而汝妹娩子七日遽死汝弟又暴疾五
日遽死夫憂方在汝而所不憂者二兒遽死死生之
不可知如此矣汝之疾雖劇而亦安知其卒不瘳此
余意汝之或不死也且禍患之來宜有其極余雖罪
惡深積而天旣以數月之間奪其二兒而後嗣遂斬

於心以爲此在孺人固爲餘事而亦非人人之所易
及矣及去歲之冬吾弟挈孺人以就楊山則凡前日
之樂旣已落然不可復得而人事之變遂至於此矣
朝夕擧目唯見舊宇巋然門徑不改追惟疇昔見女
徙來步武錯互相與欵曲周旋歷歷如昨日事顧而
與室人絮語未嘗不泣下霑衣盖其所感者深雖義
存予推遠而情固不能已也於其葬也聊爲哀辭一
通以寫余哀且以見壹鬱之一二焉辭曰
婉婉孺人兮鍾美琮璜淑愼溫惠兮秀于閨房來嬪
我家兮允矣姬姜儀貌應圖兮珩珮鏘鏘敬恭肇輗

兮獨潔酒漿兮德具宜兮處窮彌歲冀妻饁餉兮少君布裳從吾君子兮甘此糟糠嗚呼哀哉兮命之不長施報不讐兮視天芒芒溯洄始終兮多憂少康還覲身後兮又何可傷褒雛毛羽兮未成文章嗟此啄苞兮誰俾翱翔睘睘良人兮胥溟凝睇容光髣髴兮月墮雲傍徂春及夏兮時物芬芳花繞叢叢兮草深麥莊衝宇翳然兮井臼凄涼簷有乳雀兮燕巢于堂嚶嚶黃鳥兮蔚蔚桑桑蠶房晝閉兮誰問蠶筐循跡觸物兮其不可忘徽華永淪兮倏夜未央靈瑣高高兮難與巫陽嗟哉已矣兮懶此短章

黃生挂河哀辭 幷序

黃君叔輔之死余哭之過時而悲同志之士從余游者咸來吊余余輒垂涕而對之不知叔輔者或疑余之過悲而余實非過也以余之晚而求道也思得當世之賢美有志者相與切磋講明以就其學而僻處窮山罕與人接見不知有叔輔也歲癸酉過吊其大人始見叔輔焉色溫而貌恭視下而言徐步趨旋辟唯諾咸中矩度余固心識之及後再見三見見其志意高出世俗外而日讀書飭躬爲事余蓋喜焉愨以平日所聞古人爲學之序格物窮理之說告焉蓋余

自是始與叔輔有共學之志而叔輔則自其未見余
而已有意於余矣然叔輔於是時方持所後母服不
果即就余其明年始爰書訪余於漢上留連六七日
講論甚適於是余與叔輔相期益深遠矣是年冬余
與同志八九人爲文會于石室書院叔輔忽一日衣
古冠服執幣具書進立階下請以弟子禮見余瞿然
不敢當辭三反始許之叔輔因留四五日朝暮以見
執禮益虔人始見叔輔從余講學而不知叔輔未嘗
以師禮處我也及是始見其以師禮處我而又不知
叔輔有意於我固久也蓋叔輔嘗謂余曰古之事師

者一視乎君父故其就之也亦不輕今之言師者何
其易也徒聽於道塗以爲賢而往從之一及門之頃
輒呼爲師而考其實則蔑如也古之所謂師者豈固
如是乎則所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則所謂左右就
養服勤至死者何謂也余心知其有爲而言也雖
而不能究其說他日叔輔每以是質余余遂告之以
韓子之說曰子之言者乃傳道之謂耳夫韓子之言
固亦有巫醫百工童子之師焉自是而推之凡傳經
術業文詞宜皆有師若是者雖不得與傳道者比而
豈不可謂之師乎雖謂之師而其事之也則豈得與

傳道者也乎今之所謂師者亦若是已矣叔輔曰子之言則然矣然士不爲道而求師也則何必於求師蓋其持論如此故其於處我也亦鄭重而無所苟焉雖其不知余庸虛無取而猥相推重爲未免於失人然其重師友好古禮不靡於俗亦豈今世人所及余是以賢其爲而忘身之不肖也抗顔而稱師焉盖亦自託於識道之馬而且以存愛禮之羊耳不然余之言行持守有愧乎叔輔者多矣豈敢爲叔輔師哉然余於叔輔告語亦無不盡叔輔始或不以爲然而退而省其私未嘗不信受服行程子所謂不敢信己而信其師者叔輔實有焉觀叔輔之志盖將委己於余顚沛死生無所貳而雖余亦將以其死累叔輔而今叔輔死矣余安得無悲也抑叔輔之賢於理不當死而今死者殆亦余窮命累之耳夫余始將以其死累叔輔也而今反生而累叔輔使其蚤死也則豈不重可悲也叔輔名桂河昌原人爲人頎秀有風標在象中特然如雞羣鶴性至孝事父母竭其力遇人極愨謹雖卑賤亦禮下之不倦其所爲不合於小學之教者蓋寡余方將進之於大學而不及見其成也嗚呼其尤可惜也已辭曰

有美一士兮頎而清揚穆如自修兮詩禮是將自華
南陔兮潔齊孝養肆夏采齊兮進趨揖讓擇地以蹈
兮被服先王重規疊矩兮襲蘭握芳峨嵳南麓兮漢
水一曲亭臺蔭映兮梅樹芬郁深衣幅巾兮獨立脩
然下視濁世兮誰與周旋扁舟載書兮從我漢陰爾
吟我歎兮點瑟同琴相期千載兮唯道之資三五佩文
繡兮兩匪所思彷徉雲月兮指顧湖山溯洄還往兮
不遐而艱謂此甚樂兮何不少留天乎鬼乎兮莫知
其尤嗚呼哀哉兮子豈我欺自我不見兮于今幾時
蒹葭露凄兮秋水渺瀰所謂伊人兮吾尚見之搴蓬
鼓枻兮逝將從何斯違斯兮不得其蹤舟何浮檣
兮風何吹旌窔何黝深兮封何崢嶸白楊何樹兮薤
露何曲其然其疑兮結愲寃酷嗚呼已矣兮萬古茫
茫漬淚爲辭兮以存不忘

鄭君啓哀辭 幷序

鄭君君啓名世沃烏川人也其考牧使諱崇漢吾先
君之姑之子也故君於余爲再從兄弟君平生嶔崎
齟齬不偶於世嘗再罹文罔繫獄皆非其罪也世之
人類不察疑而訾者十常七八余獨知而惜之屢以
語於人而人亦未之信也君少善爲辭賦占司馬高

選中歲去家湖西之扶餘不復以進取爲急號得一
官竟爲言者以前事抳之嗟乎聖人之論公冶長南
容且以陳亮之以布衣三入大理而朱夫子不恥與
之交卒爲題其墓曰龍川先生聖賢之於好惡人其
公且明如此今之論君者抑何甚哉而於君又何愧
焉君性好奇其言論行事類以不同俗爲高旣其所
以取怪於人者然中實耿介孝友與人交有信義於
其所心許一定不易若是者世顧不能知也君旣與
時抹摋益喜酒自放往往乘醉罵人不避忌諱以此
益爲人所不喜嘗游傍邑邑令適君舊相識爲留飲

累日一夕被酒卧郵中暴疾不起實戊寅五月某日
也年廑五十三君於文辭好奇尤甚尤喜讀楊雄班
固柳宗元書模擬鑱畫功力刻深雖造次赫蹏書亦
無凡筆獨不能盡去棘澁語故人見以爲樊宗師孫
可之者流然其筆力勁悍關楗嚴密而旨意又極精
明自余論之近世號能文者殆莫能及而君顧猥賞
余文至比往時一二大家無所愧余雖讓不敢當而
於心終不忘君之沒也余旣以路遠不得往哭而君
之遺孤以挽語見屬自念以平生所見賞而發之於
死生之際宜無所愛顧因循不及爲而墓草已再宿

矣恐遂闕焉爲幽明恨輒爲哀辭一通以抒余悲且
以見君之槩云辭曰
吾悲若人之終窮兮慨世道之愈隘豈行義之或虧
兮衆乃指以爲狂悖繆纏之非其罪兮猶不殄夫詬
指汩遷逝於湖海兮擠榮名以與人訖糟麴以爲鄉
兮遂壹醉以終身固流俗之皮相兮孰信脩而知之
古蓋有不遇兮惟文章爲昭垂而奇藻襞襲而弗颺
兮斯爲子而增欷尚遺草之可拾兮吾又路遠而莫
之致耿中夜以南望兮空髣髴乎斗牛之光氣嗟哉
宿契之不復尋兮鼓余琴又誰聽惟一誄以寫哀兮

農巖集卷之三十